

799.R
2771 B

邵可侶 著 鄭紹文 譯

地 与 人



地与人

地与人

Elisée Reclus
L' Homme et la Terre

I

著 侶 可 邵

譯 文 紹 鄭

校 剛 克 吳

書 叢 地 史 合 綜

冊 一 第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人 與 地

實價大洋六角

發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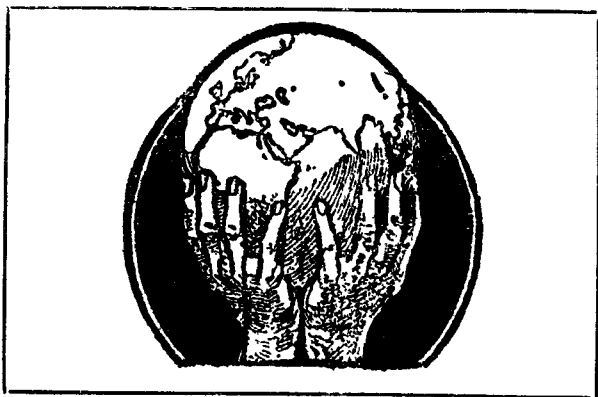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序

文

蔡子民先生序

哀利賽·邵可侶先生的人與地，是二十世紀開始時的一部名著，同時也是前一世紀若干思想與科學探索的結合。這部書雖然在初寫成時至今已三十年，但一部有長久價值的書，壽命不必限於百年，三十年更是小事。況且邵氏的書最近又有人爲之澈底編纂過，更不能說是一部忽略世界在最近三十年中大變化的書。我們試回想最近史事的演變，不能不覺得所謂二十世紀的文明，在好的方面都是十九世紀之所賜，理智主義發達之最高點，利用科學以增進人類幸福之企求，人道主義之如日中天，都是十九世紀下半所表現的彩色。不幸大戰之前，

舊思想仍在潛伏，大戰以後，更明顯的表現人文之退步，一切反文明，反近代，反理智的思想與行動，在若干國家中竟成爲國是，陷自己，害鄰人，使得世界汲汲不可終日，儼然要走上同歸於盡之一途。那麼，在今天有一部包含着十九世紀理智主義人道主義的名著在中國出版，縱然在觀界中不過是一顆閃閃的明星，在實用上容許可以是一丸救藥。

本書的譯者鄭紹文先生得和本書重編人朝夕相對至於五年之久，一切疑難，均經解釋。這個憑藉是現在譯書人絕少有的。有這憑藉，可達到嚴氏幾道所謂譯事第一難的信字。所以這一書的出版，必能引起此時中國史學社會學範圍中的興趣，是無可疑的。

本書作者邵氏是治人文地理學的。他們這一派好以地理事實解釋歷史現象。本來拿地理事實解釋歷史現象，在歐洲固是舊說，在中國也早爲人注意。即如左傳、管子、商子諸書，中間有不少的說話，以地理解釋人文。到了漢朝，雖說一時的

風氣是講天人之學，而地人之論，也未嘗不經學者道及。例如淮南要略篇說：

『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故太公之謀生焉。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耒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故管子之書生焉。

『……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後相僂。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

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此所論列，乃以地理之憑藉，說明文化政治之演成，以及學人思想之由來。如他這樣說法，竟是嚴重的探索人與地之關係，不是偶然流露的話了。又如漢書地理志末章所記各地風土，也基於人與地相應的思想之上。此後諸家著書，自漢末至於顏之推，論人物則多依地理以爲評隲，論時勢亦每舉山川以爲旨要。誠緣鄭北海所謂「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者，在學人實際觀察時，幸多不至於忽略。後人好談漢世的天人之學，卻似乎忘了八代的人地之思想。

但是我們雖可說人地相應之思想是中國歷來甚多思想家的一個觀點，卻不能說古來思想家所說，已經發揮盡此一點之奧妙，或者並不能說，古來的思想家已經捉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我們不但要知道人與地是相應的，並且要求知道人與地如何相應。不但要知道人地相應之敘述，並且要求知道人地相應之理解。近代以地理解釋人文之學者，在法國早有所謂地文學派，在英國亦有博枯氏，都

有深思與廣見，卻也都給人一個鬆散的印象。邵氏之書，出來比較得晚，所容納之史地事實，也能比前人更多。法國人頗以「人文地理的祖國」自負，邵氏書正是此一科目之蒼萃。我記得當年涉獵時，覺得是一部很能啓發人的書。現在這書的中文譯本出世，正當國內研究歷史地理之風氣盛行，自然可供一種新食料，可作一種新刺激。我們如願將方輿的地理學，推進爲人文地理學，就敘述的歷史學，制作成動力的社會學，這部書是不能不參考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秦元愷

序於上海

吳稚暉先生序

時間與空間乃是一樣東西，生出兩種表顯，就說起來的便利，分成兩個名詞。把整個宇宙來說，那大千世界先後生滅變化，各有比較出來的長短，就把這長短叫做時間；而大千世界一時羅列出來的現象，就把這現象叫做空間。把宇宙中極渺小的人類來說，就着他們所居的世界，及一切世界上當前的所有，叫做空間；就着過去世界一切所有的生滅變化，連着人類發生後他們自己許多相續出來的經過長短，叫做時間。前者的時間，人們叫牠宇宙的歷史，後者的時間，人們叫牠人間的歷史。前者的空間，人們總括了大千世界，叫牠天體，後者的空間，人們常叫做世界，包括世界上

所有山川草木物產等的一切，普通記述起來，也時常叫做地理。因此，用歷史做時間的代名詞，用地理做空間的代名詞，要說明人類進化的關係，亦有相當的必要。這就是法國邵可侶先生發明人地學時，攬握着的概念。他說：『地理就牠與人類的關係說，只是空間中的歷史，同樣，歷史只是時間中的地理。』這一個淺顯的剖分，卻成了學術上的大發明。

大凡學術的可貴，就人類自己來講，最要緊的是有益於人類。即探討宇宙的歷史，同着講說天體，亦莫非爲間接的裨益人類。何況研究到人類自己的歷史，及人類自己的世界——地理，豈有不想直接的受益呢？但關涉歷史的種種學術，如古物學，史前學，朝代史，政制，宗教，倫理，道德等等，都有專門；關涉地理的，如地文地理，人文地理，連帶關係的如動植物學，礦物學，理化學，工藝學，包括至於美術學等等，又都有專門；每一學術，無非皆能探討牠的原因結果，本着因果，希望決定取舍，達到真美善。可是往往爲了這種專門學問，非但不能達到人類的真美善，反或造成人類的偽醜惡。

如朝代史中的崇拜英雄，政制的取法權威，宗教倫理道德的崇奉偶像，人文地理等的推崇形險，贊美建置，皆含有造成人類不平等的毒素。故雖自從陸謨克等進化學說萌芽以來，亦此處彼處，偶然常有入片段的聽到地理能造成歷史，歷史亦能改變地理的提示，但是人類的真美善，不是執了片段的因果，能够決定取舍。故大規模的把歷史合着地理，探求出一個綜合的因果，能使趨向真美善而不謬的，止有人地學，方是人類進化的專門學：是學術界的新專門學。這個學說早應介紹到中國。乃止在三十年前，李石曾先生在新世紀雜誌上說了一點，久久沒有人注意。這種重要的學說，有益於人類的進化，及最近將來人羣的生活，決不止是達爾文，克魯泡特金，馬克斯等偏舉一義的學說可比。幸而鄭紹文先生竟替我們化了五年的工夫，把牠全部二十四篇一齊譯了出來，從此我們要想渡到真美善的彼岸，已得到有指針的舟楫了罷？

就我剛讀了鄭先生譯本的三篇，已發生兩大感動。一是人類止是平等。凡有歷

史上所謂聖哲英豪優種劣族，止是間接直接，由他們所居地域的環境所造成。土沃則民秀，地瘠則民貧，有種種的不同，亦且時時變化，決沒有什麼天之驕子，或生來賤種。人類止當相互扶助，達到我們昔賢所說的：「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境界，才合人類的自命爲人類。所以做了一個人，應該張開眼睛，把地球上各個仔細，不好據了傳統的歷史，就瞎說生成如此，應該如此。

一是人類應該能夠自助。要能適應環境，突破歷史，改變地理，所謂「人傑則地靈」古來都有這個感覺的。人們要想有真實能力，可以適應環境，止有一條路，就是靠着科學工藝。所以邵書結末的一篇，歸納到科學教育與進步。我們昔賢說：『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是片段的真理。因爲人類一路常誤於偽醜惡的學說，因而不懂人道的，所在皆是。要希望不懂人道的來給我們平等，這是一定的不可能。我們也無需仇恨那不懂人道的能造不平等，止要我們科學工藝能猛進，突破了歷史，改變了地理，自然也就能保持我們去同他平等了。

尤其對於第二個感動，值得來多說幾句，庶幾不負邵先生發明的本意，及鄭先生介紹的苦心。且具體的把三種地理來作個舉例：

一個是今日最隆盛的美國。好像牠的隆盛，便是鐵礦石油，比全世界豐富，故佔了優勢。但是哥倫布未到以前，這種鐵礦石油，卻無人過問。直到華盛頓獨立以後，移殖的英倫人挾了新興的科學方法，能適應這個鐵富油多的環境，才成了隆盛的局面。新近牠祖國的英倫受了這個威脅，亦想出從煤炭提煉，冀適應着用油的環境。足見能適應環境，止仗科學能力，並不在乎佔到什麼地域上的優勢。因此有人妄把東方文明，比較西方文明，如何彼優此劣，邵先生便說：『要想作公道的批判，須以牠們集合生活，彼此相當的時代為標準，例如以使用近代機械，而正在壯年豐盛時期的北美合衆國，與數千年前即以當時人類知識造成文明的中國比較，是很不妥當的。』這就是說中國不過還不會嘗試科學工藝，故不能轉變為使用近代機械的壯年人，於是便不能適應他們的四萬萬方里，也利用油鐵，或設法提煉。若也一經學做

了壯年人，便比較美國，也無少差別。

第二個是東四省。當我少年時代，還聽到要充軍關外，便如送往羅剎鬼國。漸漸在最近的三十年，國人稍具新知識，便看做也可經營。及到被使用近代機械的壯年人佔了去，方知「失了鰻鯉成着手臂粗」，覺得煤斤、油量、豆產等等，均佔有全國的大成分，被那壯年人得了如此豐富的資源，頃刻能適應了，優越到不可思議。同時我們農村破產的華北，明知一入使用近代機械的壯年人手裏，又必成了巨大的富源。

第三個是雲貴的苗疆。牠的可以做著使用近代機械人的資源，或者尤過於一切。乃現在遺棄在域外，一如往日的東四省。無非沒有使用近代機械的能力，所以不能適應牠的環境。把可成今日北美合衆國的土地，還留着哥倫布方到時的狀況。最近因為內部廣造公路，稍具了造路的能力，一條湘黔滇三省的幹路，居然造成，聽說有一百二十小時，可由南京到昆明。然而盼望滇黔的人民，能具有使用近代機械的能力，造成近代的局面，政府有這個計劃，人民有這個夢想麼？恐一定沒有。當然一般

的苗，止有歸於淘汰之列，他們的命運，將與美國的紅人相同。紅人是給美國人歧視，不把科學工藝教他。但我們雖很想開發他們，無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是不可能。常聽見注重苗學，注重苗學，所給與的，止是八股式的教育。最可笑的，苗人於八股式的道德，幾乎優於我們，我們反拿不及他的教育，去教育他們，這個以盲導瞽，真爲滑稽把戲。他們決定命運，將做紅人，就是決不能轉變到使用近代機械。我們若也是不能使用近代機械，還有做成第二苗人的恐慌。所以上雲貴去一看裸人苗人，那就是讀一部活人地學。反覆着邵先生的使用近代機械的壯年人之說，吾人猛省着才好。

這部人地學的感動於我深切如此。想來牠能益人的更多。我就把這些感動，寫在鄭先生的譯本前面，並算感謝他介紹名著給我們的美意。

民國二十有五年十一月

吳敬恆

李石曾先生序

人與地爲邵可侶先生之名著，與其前此之名著地與人（世界新地理）相呼應。是二書共二十五巨冊，於宇宙人羣物類，無所不包。作者弁言有云：『歷史者時間之地理，地理者空間之歷史。』由此二語可以見其廣大之範圍。譯者固爲便於讀者之瞭解，冠以「綜合史地叢書」之名，其亦於作者斯意有所根據乎！

是書偉大之價值，不僅在法國出版界，實亦全世界之所推崇。由其原書，由其譯本，由諸名序，均可明此，吾不必復爲贅言。吾所欲言者，則僅幾段親歷之事實，願介紹於讀者，介紹於國人，以明人與地一書之於中國，有其廣大與切近之關係，正如人

與地「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者乎？

三十年前，吾隨吳稚暉張靜江諸先生在巴黎組織世界社，其時得識伯魯·邵可侶先生。伯魯乃作者之姪，繼其叔整理已成之草稿，爲之出版，並繼之任比京新大學地理學講座。作者遺留之圖書館亦存新大學中。其時吾人與伯魯有一計劃，卽組織「人地學院」，根據人與地所發揮之精神，形成爲專科之教育與學術，而養成多數專家，或爲精深之探討，或爲實地之試驗，期於地理地質生物人類一切理解應用之學，無所不包。並擬於若干年後，移設學院及存新大學之圖書館於中國。彼時並特注重實習，至各地測繪採集。一面編製書圖，一面彙採品爲博物館，一面繼續研究，通力合作而求闡明中國人地之學。惟茲事體大，非易舉辦。加以歐亞多故，如舟之激蕩於濤浪中，不易爲平靜之建設。不幸而遺留比京之圖書館又燬於火災，更缺參考。至此人地學院之計劃，亦遂不絕如縷。逮民國十八年成立「北平研究院」分部籌備，有人地部於其間。先在巴黎設人地學會及海外研究員，延伯魯·邵可侶及鄭紹文

先生主其事，亦人地學院之雛形也。紹文先生卽於是時將人與地譯爲中文，凡稍有疑問者卽必就教於伯魯先生，歷五年而書成。紹文先生於民國二十四年歸國，從事刊行，但篇幅甚長，恐難銷流，書局多不敢輕於出版。且以譯者力求真實，句句與原文對照，或使向極流暢之筆，不免稍感艱滯，但保存寶貴之內容，不使訛誤，固遠勝於偏重詞句。宏著如是書，絕非小品可比。讀者必早洞察斯意矣。

紹文先生歸國後，伯魯先生仍與吾國同學若干人從事於人地學之探討。望爲賡續之表現，終有以促人地學院之建設。是書之刊行不惟於吾國出版界多一巨著，亦無異於人地學院一詳博之緣起，故樂爲將其經過，識之於此。並以祝譯者之努力，祝伯魯先生之健康。

伯魯先生年近八旬，清苦強健，登高涉遠，過於少年。儕輩中因恆戲云：『伯魯先生法國之吳稚暉，稚暉先生中國之伯魯·邵可侶』此亦人與地談助中之可記者，不避拉雜書之於此，譯者讀者，其不以不莊見責乎？

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序於上海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學院

李煜流

原著者序

數年以前，當我寫完一部長的著作：世界新地理（*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之後，我會發願能有一日，我將在時代的變遷上，去研究人類，好像我在地理的觀點上曾經觀察過他們一樣；並且由此求出我所得到的社會學的結論。我擬起一部新書的計劃，在這部書中，我將展示土地，氣候與四周的情況，即歷史諸大事在其中完成的環境，指出「人」與「地」的和合，且以因果關係說明各民族行動怎樣與大地的進化協調。

這就是我現在獻給讀者的這部書。

是的，我預先知道任何探究都不能使我發現人類進步的法則：這種以眩惑的幻景不斷地閃爍於地平線上，我們進時，立刻分散，我們停時又立刻重現的法則。在無限的空間中，我們只是微之又微的一點，我們既不知道我們過去的由來，又不明瞭將來的命運，我們連自己究竟屬於一種動物，還是有幾種人類連續地產生又死滅，死滅又復生，都不清楚，我們怎能冒昧地成立未知的進化的法則，並在昏暗的迷霧中，希望給牠以精密的與明確的方式呢？

不，我們決不這樣做，不過，在世紀的大道上，因考古學家的發現，使我們不斷地伸入過去的黑夜中，我們至少能够認識密切的線索：使人類連續的事實與大地能力作用發生關係的線索：我們由此在時間中可以追究各民族生活的每一時期怎樣與環境的變遷符合，考察「自然」與「人」怎樣結合，「人」對於形成他的「地」又怎樣行使其反應的作用。

我們在觀察大地的一切風景與其無窮的變化以及時常活動的人種力量

怎樣給牠們以美妙的諧和時，固然感動，即見到人類載着有幸或不幸的衣冠，在時代的大道中遊行，以及他們怎樣與載養他們的大地，照耀他們並使他們與宇宙各種能力聯合的天體，同處於諧和地顫動的狀態之下，也一定會生同樣的情緒。如地球的表面替我們展佈着我們以全心身去讚賞的無窮美景一樣，歷史的過程也給我們指出一幕一幕含有偉大可驚之劇情的事變，使我們研究牠認識牠感到莫大的高貴。歷史的地理把想像所能憶起的一切，集成無可比擬的悲劇與莊嚴燦爛的現實。

在我們這個非常恐慌的時代，在社會如此搖動，進化的波動如此迅速，眩暈的人類都在爲生活的方針而尋覓新立足點的時代，歷史的研究非常有益，而且因牠不時增大的領域呈出一批更豐富與更有趣的實例，尤其可貴。時代的連續對我們簡直是一個大學，牠的教訓在我們的精神之前自行分類，而且終於集成許多基本的法則。

歷史家所見到的第一類事實指示我們，除新近還在原始自然狀態中的蠻族不計外，一切入羣，因個人與社會不均勻地發展的結果，裂成階級或「喀斯特」(Carpe)，不但地位不同，而且利益與意向完全相反，在一切恐慌的時期中，甚至成爲短兵相接的敵人。這就是人們於種種形式之下在各處所觀察到的全部事實，因地勢，氣候與漸漸錯綜之事變等關係而含有無窮差別的事實。

第二類事實——社會體分裂的必然結果——即個人與個人，階級與階級已經破裂的平衡，不時在其靜止的中軸周圍擺動：被侵害的正義時常呼喊復讎。從此卽有不斷的動搖。統治者總設法使自己永爲主人，被壓迫者則努力恢復已失的自由，且爲他們的趨勢所驅，嘗試以自己的利益去重組權力。於是，混着外戰，征服與破壞的內戰連續地形成不絕的莽亂，循着爭鬪分子各自的推動力，達到種種不同的結果。或者是被壓迫者用盡他們抵抗的力量，終於被人征服，於是他們漸漸地死亡與消滅，再沒有製造生活的創制力；或者是自由人的要求獲得勝

利，於是社會躍上較善的軌道；在事變的混亂中，我們辨出真正的革命，換言之，我們見到個人的創制力及比較明晰地了解環境的情況，產生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制度的改造。

第三類事實——這是研究一切時代與一切區域之人類時所得的結論——對我們證明各民族生存中的任何進化如不由個人努力，都是不能產生的。只有在個人——社會主要的要素——身上，纔能尋出衝擊環境的原動力，牠使人以志願的行動去傳播思想與參與各種改變民族趨勢的事業。社會均衡之所以不安定完全由阻止個人自由發展的強迫行為促成。每一個人——社會的基本細胞——都有完全的自由，都能隨意與全人類中其他的細胞聯合，這就是成立自由社會的基礎。社會之獲得價值與高貴與否，恰與這種自由，個人基本的發展成正比例：建設與改造世界的創造意志都從個人中產生出來。

「階級鬭爭，」平衡的追求與個人自主的決定，這就是「社會地理學」

(Géographie sociale) 的研究啓示給我們的三類事實，並且這三類事實，在事物的混亂中，顯出充分的不變性，使我們能給牠們以「法則」之名，認識牠們，能依牠們來指揮自己的行爲，並在社會共同的管理中規定自己應盡的部分，而不與已知或探覓的環境勢力發生衝突，這已經是很可觀了。「地」的觀察對我們說明歷史的事變，歷史也引導我們以更深刻的態度去研究「地」，使我們能更明晰地去了解我們如此微小而同時又如此偉大的個人怎樣與無限大的宇宙發生如此密切的連帶關係。

第一版書後

人與地的著者哀利賽·邵可侶 (Elisee Reclus) 卒於一九〇五年七月五日。在他生前最後十年中不急不停地撰成的這部著作，於一九〇四年春間就已完全脫稿。所以哀利賽還有添增許多材料的時間；且有與庫普加 (François Kupka) 討論庫氏所準備之插畫的快樂；最後他還曉得圍繞他四周的人們所能繼續的工作。當分期刊行的單冊 (Fascicules) 漸次出版——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爲第一冊出版的日期——他對初版的原文，還能加以若干修改：第一卷前三百面與第二版間的些微差別即屬於著者的手筆。

哀利賽·邵可侶想肯定學者與自由社會主義者觀點的統一，在撰述世界新地理最後一章的時候，擴大他的進化與革命一書，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現在這部著作的缺點。他對他的合作者那樣信任，竟請他們不要注重他的手稿；甚至要他們把他自己所不滿意的幾章完全寫過。關於這點，我們並沒有尊重他的意思，現在所印行的原文完全是他親筆的稿件，不過，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曾注意到他自己寫在欄外的意見，而且在各部分時常不甚連絡的初稿之前，我們也會十分努力，使不忽過我們對於讀者與著者所應有的尊重。

哀利賽·邵可侶曾擬起七八百張地圖的目錄，託他的好友巴忒松 (Pater-Bod) 設法繪製。這些應該隨着原文刊印，使書中每一地名都有着落的地圖計劃，有些因我們只有短促的時間，太難實行。無疑的，假如著者自己來主持印刷，著作的這一部分一定更有興趣。至於插圖，著者沒有留下半點指示。

哀利賽·邵可侶對他的每一合作者，如藝術家與繪製地圖者，校對者，與排

版者以及一切因友誼或同情於其著作的關係，而有定或偶然地替他校訂印稿的人們，很想表示他的謝意，可是大部分都拒絕公開的致謝。這篇小跋之所以簽名，爲的是替人與地的缺點與錯誤負責，我很希望謹慎的讀者將他們發現到的缺點與錯誤以書面來通知出版者。

伯魯·鄧可佐 (Paul Reclus)

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五日於比京布魯塞爾 (Bruxelles)

第二版小引

亞爾賓·米雪爾 (Albin Michel) 先生要我預備人與地的第二版加以修改，增訂並把篇幅縮成三卷，我以為只要有一個專門的合作者幫助我，我沒有不接受的理由。伯爾比盧 (Aimé Perpillou) 教授由於德莽榮 (Demangson) 先生的介紹很願擔任增訂的預備工作。今日獻給讀者的這部書，前三十八章由伯先生指出其中的缺點與暗澀處，並且提出刪除第一版中可以刪除的部分；至於最後幾章，他只重讀與批評我曾預備的稿件。總之，就全部著作說，當負最後編輯之責的是我，我向伯先生表示謝意的時候，尤須請他寬恕我沒有時常依照他

的意見的過錯。

另外，我以為應當聲明一句的，就是我述評哀利賽·邵可侶死後種種大事的時候，並不想躲在他的權威背後說話；我完全不知道他如不幸活到一九一四年時所將取的態度。

貝羅尼 (Peyrony) 先生費心替我讀過第一章；動植物移植研究會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替我閱過四十六章。關於現代史的幾章，別的許多朋友會以他們的批評幫助我。對於外國的同志，我把他們的名字集合於霍姆 (S. Home) 一個名字之下，顧榮 (G. Goujon) 則可以代表法國的朋友，他的博學給我以不少的助力。

第一版的原文被我縮減了五分之一左右。敘述高加索 (Caucasie) 的一章併入腓尼基 (Phénicie)；地上人口的繁殖 (Peuplement de la Terre) 與人類的分佈 (Répartition des Hommes) 二章合成一章。插圖刪去很多，可是，

幾張關於肖像學的新文獻，則由我利用進去。有些圖被刪除了，可是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二十張左右，則認為有重刊的價值；如第一版的一樣，一切地圖都由我布魯塞爾的朋友巴忒松繪製。在有些場合，為獲得位置起見，地圖的比例尺被我刪去，可是人們總可以在經度的標記上看出牠來。

最後，我們以為能取消參考書的目錄與我們（哀利賽與我）所借用的很多著作家的名字，這並不是否認前人對於這部書的貢獻與功績，不過藉此節省一些篇幅罷了。

中文版序

中國青年現在站在一種可怖的，待着完成的工作之前。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允許中國以平等的地位進與地球其他的區域發生實在的接觸。現在的問題是在每一人羣能有益地利用其他人羣於世紀的過程中漸次獲得的發現了。

中國的文明比歐洲的古遠，可是牠從遠古以來即被某方面已經達到的完善，阻止了種種領域上的努力。西方的文明，反之，有很紛擾的開始；牠的種種基本要素只先後輪流地醒來，認識並成立一種含有複雜意向的社會，其中的每一要素擅入結胎的世界，擾亂已經實現的進步，可是，已經發端的進化並不因此而消

滅；每一「蠻族」侵入「文明人」的領域，總激起新的問題，可是同時也帶來前人所沒有的朝氣。從新的孵化中生出比較複雜的社會，後者也準備與新的蠻族混合與接受新的變化；連續運來的燃料使火永不熄滅。

在世紀的過程中，歐洲從來不認識如中國於某些時代所認識的美妙的統一；雖然有蒙古與滿洲的入侵，但中國歷史的圖表——至少在我們膚淺的觀察之下——從四千年以來，往往展佈於偉大的一致中，但在舊大陸的另一端，連續地發生的形象那樣繁複，竟令觀者目眩頭昏；首先是加爾底亞（Chaldee）與埃及以長期的努力征服牠們的江河，這與黃河沿岸居民的工作非常相似，可是在這些新產生的農業區域周圍，我們看見那十數小國，先後起來發展一種新的思想或一種特別的專門技術，這就是：波斯（Perse），百克得里亞（Bactriane），加索（Caucasie），腓尼基，印度河（Indus）流域，塞浦路斯（Cypre），阿那多列亞（Anatolie），克利地（Crète），希米阿里（Hymiarie），巴力斯坦（Palestine）；

……次則是希臘與亞歷山大帝國，再次是羅馬與牠想統一地中海周圍的嘗試，
又是蒙古人，斯拉夫人與日耳曼人的入侵，更次是亞刺伯人與諾爾曼人的蹂躪，
推翻了五十個已有新文化萌芽的小國；稍後是古代文學的發現，藝術想像的
發展與科學最初的開步；再後是美洲的發現，移向殖民地的擴展……總之，西方
世界繼續不斷地變動，直至最近，我們還眼見戰爭激起歐洲諸國互相衝突，破壞
各民族的牛命，產生固執的憎恨，可是仍沒有阻止科學與哲學，爲一切人——無
論是勝者或敗者，戰士或旁觀者——的利益而完成其建設與教育的事業。這四
千年地中海與歐洲的歷史對那些認識過去人類精神之發展，以備有效地爲將
來而工作的人們，構成絕對必需的研究的對象。

地理的研究，如歷史的研究一樣，在舊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間，揭出同樣相反
的情形，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地球表面的形態是我們所研究的東西兩世界的
歷史所以有進化差別的主要原因。無疑的，東方的中國也有牠的平原與山嶽，江

河與湖泊，沿岸的海洋與其港灣和島嶼，可是，這些不同的環境若與歐洲半島的缺裂和無窮的變化比較，算得什麼？含有五十海灣，無數島嶼與使人旅行或拒人接近之海岸的地中海，對於精神混沌與時常追求新問題而且暫時予以解答的初生人類，是一個理想的搖籃；即被高山裂成格子的歐洲本身，也強迫牠的居民去過種種不同的生活，去學種種特殊的風習，當綜合能在這些不同的要素中實現出來的時候，牠即會包括一個複雜的世界；藝術，科學與思想在這裏凝聚於千百天才的個人，後者如燈塔一般，將留爲人類前程的指針。

舊世界西方血統的混和，似乎也較遠東的深刻。假定白種與黃種爲這兩個領域的顯著代表，黑種是特著的非洲人，第四種人類是在南洋與太平洋的羣島中形成，那末，白種吸收黃種的要素多於黃種之吸收白種，白種接受黑種的影響較多於海洋民族之影響於黃種，那是的確的。

著者哀利賽·邵可就以綜合的初次嘗試，在他的人與地中，對我們敘述

這一切的情形。他之前有部分的先驅，他之後，必有其他的思想家來做更好的工作。可是，他所生活過的時代，與當時人們所具有的知識，已允許他闢出一條新的道路，使他一方面觀察全地球，他方面研究全人類。他在十九世紀的環境中，找到必需的要素，使他有描繪全人類之圖的可能，人類與其不斷地進化的自然環境，人類在特別集團中的生活及集團的性質無時不隨時間的流轉而改變等情形，他都一一以流暢的筆調告訴我們。人類，自然與社會是隨時變動的三要因，而且牠們同時是過去的結果與將來的創造者。問題不但在人類利用自然力或克制自然力，不但在人類努力他的工作，維持他的風習和思想，而且在——尤其是在人與人間不斷的互相作用，在宗教與宗教，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間的鬭爭。我們所觀察的是勞動者與寄生者，是相互衝突的情欲，統治的精神，奴隸的精神，反叛的精神……。

從這個文化史的摘要中，中國的讀者定能得到不少的教訓，首先最使他們

感動的是科學與專門技術的獲得，並且這些獲得立刻引起他們模倣的精神，但是，他們能在西方世界中吸收哲學思想——表面雖少用處，其實比較深刻的哲學思想——也是無疑的。另一方面，中國人接受歐美的發現時，自然不會奴隸似的抄襲牠們，他們對於歐美的事物，一定會實施其批評的精神，他們將自問本國有些生活的狀態是否較別處的進步，應否以西方人的道路為他們的導師，最後，他們應否對西方指出怎樣以「集約耕作」充分地利用養活人類之土地的教訓。

不論在地球的那一點，不論在中國，歐洲，印度，非洲或美洲，人類於其教育過程上所做過的觀察，所獲得的經驗之果，沒有一件對於未來的子孫，是落空的；牠們的相互混和，使我們的知識生出一種普遍的綜合，使我們的社會至少在物質的形態上得着完全一致的文明，雖然在藝術與智慧的方式上，根本不同。所以我們見到機械方法的利用漸漸普遍，頭腦才能的差別日增一日……。

在著作上激動哀利賽·邵可侶的，是愛「人」而同時愛「地」的情感，愛自然中的自由人，藉地而生，給地以生命的自由人的情感；設法保存「地」的優美，發展「地」的功用，而同時欲與宇宙同化的「人」即是他所愛的對象，因為我們不要忘掉『人類是自覺有自身的「自然」』的名言，這可以包括他地理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學理。

哀利賽·邵可侶並不以學者與熱愛思想者為滿足，同時又是一個行動的人物，他曾在法國手執武器替共和的成立作戰，他無論在著作，說話或行動上，都是一個革命者，他時常躲避財富與官場光榮的環境，他時常設法實行平等者社會所應有的生活。在他一生七十五年的過程中，他曾有不少的大樂，他主要的苦痛就是進化的步驟太慢，可是他見到多少可喜的改造，藉他微小的合作，實行於他的周圍呀！例如透入一切學問的科學方法，一切宗教的衰退，一切成見之漸成問題，社會主義誕生於他的眼前，自由社會主義在他身上找到一個主要的

代言者，而且他給自由社會主義的理想以最好的紀載。

可是，我們不要被已有的進步麻醉住；現在是我們應該起來繼續他的事業之時。我們努力吧。

伯魯·邵可侶

一九三一年於陀姆(Donne)



譯者例言

- 一、本叢書法文初版於一九〇八年全部發行，一九三二年增訂再版，中文譯本，即以增訂版爲根據。
- 二、本叢書法文版，分訂三巨冊；因篇幅浩繁，中文譯本，乃分成二十四冊，每冊內容，可以獨立。
- 三、原本中插畫與地圖，爲數甚多，如全部刊印，成本過鉅，定價勢必昂貴，爲讀者便於購買計，乃將其中最精彩者，擇要選印。
- 四、本叢書採用譯法，以信實謹嚴，切合原意爲主。

五、本叢書中專門名詞之漢譯，盡量採用國內最通行者；並於每一名詞第一次出現時，附註原文，以求明白。

六、本叢書附有中西文索引及專有名詞對照表，以便讀者參考。

七、譯者翻譯此書係在法國南部蒙不里哀，原書增訂版編纂者伯魯·邵可侶亦寄居該地；朝夕相聚，原書中一切疑難處，均互相討論，對於譯事之進行，給以莫大助力，特此致謝。

八、譯者於原書增訂本未出版前，自原稿着手翻譯，鄭重從事，再四易稿，費時五載，方克完成。但原書精深淵博，範圍太廣，譯者學力恐有不足，謬誤之處，切盼讀者賜以指正。

九、譯者於本叢書出版時，特向鼓勵譯者完成工作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先生，再三抄錄譯稿之蔡玉堃女士，不辭勞苦精細校訂譯文之吳克剛先生及爲本叢書作序之蔡子民吳稚暉李石曾諸先生敬申謝忱。

目錄

蔡孑民先生序	三
吳稚暉先生序	九
李石曾先生序	一七
原著者序	二一
第一版書後	二七
第二版小引	三一
中文版序	三五
譯者例言	四三

上卷

一	歷史與地理	三
二	人類起源於動物	四
三	物種的變化	九
四	從動物到人類	一一
五	原始的人類	一六
六	語言	二八
七	動物已具備人類社會的雛形	三一
八	人與動物的鬥爭	三四
九	史前的工業	三五

十	史前的文明	四〇
十一	冰河時期	四四
十二	磨石器的問題	四六
十三	史前史的特簡	五一
十四	原始人的生活	五四
十五	人的居留地	五六

下 卷

一	社會事實的分類	六一
二	寒與熱	六四
三	結冰地帶的居民	六六

四	哀斯基摩人的生活	六九
五	熱帶的居民	七四
六	乾燥與潮濕	七六
七	奴埃爾人的生活	八五
八	瓦拉翁人沼澤人葡徑斯哥人	八七
九	山嶽	九〇
十	山民的職業	九七
十一	山民的獨立性質	一〇〇
十二	安全與其缺點	一〇二
十三	草原	一〇四
十四	森林	一〇六
十五	島嶼沼澤與湖泊	一一二

十六	江河……	一一四
十七	航行的開始……	一二〇
十八	江河的功績……	一二五
十九	海……	一二八
二十	海上航行……	一三二
二十一	海濱居民……	一三五
二十二	環境的差異……	一三九
二十三	人對人亦是一個環境……	一四一
二十四	靜的與動的環境……	一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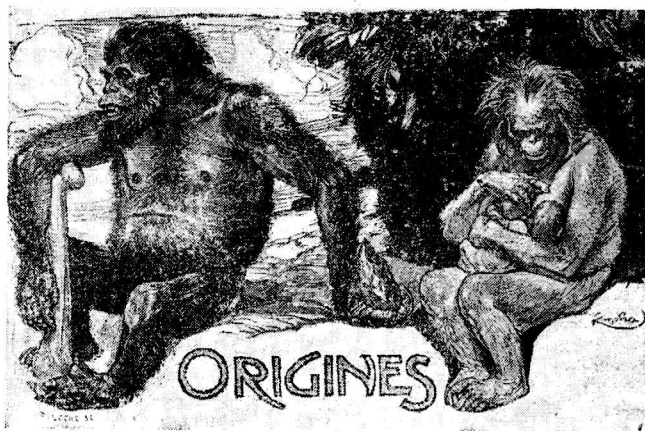
地 圖

一	古典區域古人重要棲居地	二四
二	法國西南部古人重要棲居地	二六
三	北極人口的密度	六七
四	乾旱區域	七七

插圖

一	頭骨正面	一四
二	頭骨側面	一五
三	大猩猩斜坂爾奧桑人與近代法蘭西人三者大小與直立之比較	二〇
四	三種歐洲人	三〇

五	史前文化表	三	七
六	史前工具(一)	四	八
七	史前工具(二)	四	九
八	航行大海的船	一	三三



上
卷
人
的
由
來

原书空白页

一 歷史與地理

地球表面的形態是地球於時間的連續中，受着宇宙行動之影響的結果。大陸與其江河湖泊，海洋與其港灣島嶼，地上一切變化無窮的「地理單位」都印有那些不斷地工作，不斷地改變牠們的能力的痕跡。繼之，每一地形的出現與存在，亦爲生於此而長於此的生物之變遷的次因。由海洋與生產之土地所孕育的一切有機體的羣系——植物與動物——就這樣在「大」與「地」的兩種環境之下，一代一代地變化，終至形成了無窮盡的歷史。當別的生物種經過了無限的循環之後，人類纔出現於世界的時候，他未來的發展早由他的動物祖先曾經生

活過的地域的形勢與狀態所預定了。

「地理」就牠與人類的關係說，只是空間的「歷史」，同樣，歷史只是時間中的「地理」。海爾岱（Herder）論到牛理學，不是對我們說，生理學就是動的解剖學麼？我們也同樣的說，人類是自覺有自身的「自然」（L'homme est la nature prenant conscience d'elle-même）。

一一 人類起源於動物

關於人類出現於地球的問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問，我們既然是從動物界中出生的，我們的祖宗只有一個，還是在未達到人境之前，有許多不同的種類？「一元說」（Homogénisme）與「多元說」（Polygénisme）這兩種假定，那一種與已知的事實的總和最吻合呢？

各個人都有一種自然的傾向：都以為自己與宇宙的總體絕對無關，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生物。他的個人生活的內在情感與他固有的體力的豐盛，往往不許他以平等的目光看人，他總自信自己是幸運或神的驕子。但是，顯明的事實卻使他先附屬於家族，次附屬於宗族(Clan)或部落(Tribu)的團體，他若不是如亞歷山大(Alexandre)與愷撒(César)等人一樣，被權力的虛榮迷住，傲然自視為神聖，便不能臆想他的由來不同於他的周圍的親族。於是只好忍氣吞聲地與他的親人——只與他的親人——同戴一個尊榮的祖先；於是每一部落在牠幼稚的想像中，創起特異的由來。人類於原始的時代，就本能地宣揚着「多元說」；在他極簡樸極倨傲的腦筋中，地上一切的物種，只有他這一種是真正的人種。

我們只要把各蠻族或各民族的名稱考察一下，就會知道他們族名的來歷總含有「人」的意義，而這所謂「人」無異說一切別的「人面」的生物的團體都是屬於次等動物的畸形的集羣。即使有些人種的名稱不是從「人」字上

取義的，但於世紀的過程中，因戴着這些名稱的人們，以它爲有特出的，惟一的，真正神的價值的關係，也失去其原有的意義了。沒有一種蠻人——關於這點，什麼民族能自詡說他們完全脫去初民的野蠻呢？——不以「被選民族」的倨傲目光，蔑視他們周圍的民族。

但孤立是暫時的，人類因有各種事變，如婚姻，商業來往，戰爭與盟約等，已經明瞭他們雖然不是同屬一個人種，至少是屬於同一生物系統，這個系統的特徵，如身體直立，火的使用，言語的傳達，分明與別的動物不同。在共同不幸的時期，尤其是受着性愛本能衝動的時期，部落不相同的人們，彼此間發生友愛的行爲；當各大文明使人類的大部分互相接近的時候，——如印度在佛陀（Bouddha）的時代，西歐在希臘拉了盛大帝國的時代——人類統一的思想便誕生而傳佈了；地球的子孫雖然仍在互相憎恨，但終以同屬於惟一的祖先爲光榮；於是「一元說」便有了牠的使徒。

創世紀 (Gen. 1-11) 一書雖然來歷複雜，若作爲「一元說」與「多元說」兩種學理爭辯的證據，兩造都可利用牠來鞏固自己的論點，因爲牠一面敘述『統轄着生活於地上的一切動物』的亞當的創造；另一面又隱隱使人想到第一次兄弟相殺時，各人住在鄉間的情形。從此，人類的道德在一般的實行上，就不斷地遇到基督教徒們在他們的聖經上所遇到的同樣的矛盾。

無疑的，在人類循環的大浪中，世界各地小部落混合爲大民族，大民族混合爲全人類，無異多數小川匯成江河，江河匯成大海。據中古的教士說，「人」由七種不同的黏土所造成，這所謂七種黏土大概即指原始的「人」包含七種不同的民族的來源。一個部落幽閉在深岩絕壁中，不與外族交合而留爲純種，確是可能的；但一有接觸，便有混合。其實，一切人都是極複雜的人種的產物；血統的混合有種種不同的形式：有時，這裏，在和平的時期，無聲無嗅地完成了；有時，那裏，在戰爭的時期，突然暴烈地完成了；總之，無論在和平或戰爭中，混合的工作總是繼續。

地進行的。有些愛國主義者異想天開，以爲自己是屬於純正的血統，殊不知他們的祖宗有千千萬萬，在這千千萬萬中，地上各式各樣的人種都有他們的代表。最近，有些人類學家——或者因爲他們真的相信人類是出於多元的，或者因爲他們爲研究人類便利起見，不願適當與否，加以分類——把整個的人類分成若干「人種」。他們各以主觀的意思估量各民族的身材，四肢，骨骼，腦蓋的式樣與體質，皮膚的顏色，頭髮的形狀，言語和精神的性質等，以定「人」的種類，無怪他們由此所得的結論極其希奇，極其不一致。

除開許多別的學者不說外，勃魯蒙柏黑 (Blumenbach) 把人類分爲白，黃，紅，棕，黑五種；維來 (Virey) 則分爲二種；多比那 (Topinard) 先列爲十六種，後來列爲十九種；諾特 (Nott) 與格里桐 (Giddon) 定爲八種，六十四族 (Families)；赫克爾 (Haeckel) 劃爲三十四種；德尼愷 (Deniker) 以近代旅行家在世界各地測量所得的尺度爲準，別爲二十九種，十七集團 (Groupe)，但他對許多

人類的代表還有懷疑，他還自問能否把他們列入與他們相當的種類中。

二 物種的變化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些學說的構造無論如何巧妙，到底沒有鞏固的基礎。從達爾文以來，主張有些物種永遠不變的學說已被推翻了。原來爲適合現存事物而製造的物種觀念，完全隨着各自然科學家的意思而轉移；各人皆任意採取一部分自然的事實作爲他立論的根據。譬如：什麼是家犬的祖種？家犬是否從狼、狐狸、豪犬（Chacal）林狻（Hyène）等野獸家養而成？不然，或者是某種原始的動物因生活種類的不同而漸漸變化，漸漸發展，卒成爲無可計數的變種，而家犬也爲其變種之一麼？事實是：狼與豪犬都可與家犬交配，所得的子孫都能反復媾合，維持其種的綿延。另一方面，家犬若重流爲野生，有時亦能恢復其與狼、豪犬、狐

狸相近的形狀。那末，所謂界限森嚴，絕對不變的物種究從何處始？不斷地變化的變種又從何處生？對這，人們還不能回答。

存在於犬種問題中的困難，同樣存在於別的家養或野生的動物中；即人類也不在例外，斯干提納夫人 (Scandinave) —— 北歐人 (Homo Nordicus) —— 與西溫尼斯人 (Cévenole) —— 阿爾卑斯人 (Homo Alpinus) —— 彼此間差別的平均數大於犬類，〔達拉布日 (Vacher de Lapouge) 語〕雖然有無數「人種混合」 (Miscégenation) 的例證在北美合衆國很使黑奴主人的子孫憤慨，但應否認黑人只是全人類中的一個變種呢？至於安達民人 (Andamenes) 呂宋 (Luzon) 的「尼格里多」人 (Negritos) 散佈於非洲大陸的矮人又怎麼說？阿喀人 (Akka) 柏平格人 (Ba-Binga) 不但倨傲的白人視他們好像是人形的猴類，即黑人自己也以他們爲另一種的生物呢！許多部落或者因沒有與外族混合而衰落而消滅了；桑喀 (Shanghai) 河兩岸的矮人即是一個好例。但別的矮人蠻

族與身材相稱的非人部落，卻有過血統的混和。唐納爾特牛·斯密士 (Donaldson Smith) 告訴我們，新近散佈於斯替法尼 (Stéphanie) 與羅多爾夫 (Rudolf) 二湖北區的矮人，因與高身材的部落婚媾的結果，已失去他們的原始形狀，現在的杜姆人 (Dume) 即是舊種的證據。基甫 (Kivu) 湖區域的所謂「亭子」(Fils de l'herbe) 的矮人，有些黑人雖然厭惡他們，但另有些黑人卻認他們為「好朋友」因此，往往有人種混合的事實發生。烏干大 (Uganda) 矮人的女子以嫁給高身材的黑人為幸福，(約翰斯東 (Johnston) 語) 人們在祕魯很多的墳墓 (Incas) 中發現到遺骨的美洲矮人大概也因混合的結果，漸漸被周圍的居民所併吞以至於消滅：他們已重返物種的原位了。●

四 從動物到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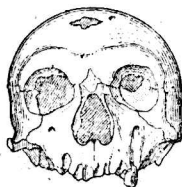
人類雖然不高興接受與現在的猴類同出一族的觀念，但我們為真理起見，仍須求其究竟。人類學家發現許多化石的骨骼，其形態好像為「類猿人」(Hominiens)與四手類(Quadrumanes)所同具。其實這所謂骨骼並不完全，只不過是古代曾經存在過的生物的破片罷了。有的只是少許能抵抗時間侵蝕的牙齒，顎骨，以及腦蓋骨；學者就在這些小小的遺物上，重組原始的物種；能夠作為他們標準的，只是顎骨突出之顯明與不顯明，顎骨的垂直綫與橫斷綫的比例，齒面瑣瑣質的結構，至於腦蓋骨則以眉邊的弓形最為重要，其餘尚有許多細小的東西，不及細述。但這些表徵已足使他們肯定在漸漸近於我們的地質層中，所發現到的遺骸不是一脈相承的；地球好像有許多次鼓其固有的毅力，把人類向生的境域上推動，人類終於生活了，然後一步一步地前進，漸漸地意識到他們本身與其周圍的事物，而欲自尊為地球的靈魂。

關於人類遠古由來的學說，着實不少，以下的一種或許有點可信：在第三紀與第四紀地層中所獲得的人的與先於人的（*Pithecanthropus*）各種不同的化石，大概屬於食蟲，食葉，樹居的小哺乳類的脊椎動物——如印度·馬來的樹鼯（*Tupaia di Indo-Malaise*）。除開這些動物之外，我們的物種或許與海鞘類（*Ascidies*）相近；這些生物因他們的生活固定於一點，故漸漸地退化下去，但在他們胎兒的進化中，尚呈有脊椎動物所獨有的形狀。最可注意的一點，就是從海鞘樹鼯一系分枝出來的大多數的動物沒有繼續生存到今日；好像許多花在沒有結成傳種的果子之前便萎謝了。另一方面，我們與其把這派祖先的繁殖比為一株枝極有限的樹幹，無寧認之為無數嫩芽同時並發的叢叢。

所以，從前水火不相容的「一元說」與「多元說」兩種學理現在可以熔冶一爐，匯成一種綜合（*Synthèse*）。同出一源的兩種人，一種因在生存途中遇到大困難，不能適應環境，成為少進步，無生氣或死於周圍情況的人種；另一種則

因有各種優良地理環境的庇護，進步很快——或者可說實現了「突變」(Mutation)——終於成爲最適應最進步的人類。在我們粗粗認識的人類的譜系中，我們見到許多人種，其嫡系敗滅了，而旁系則仍繼續存在。

頭骨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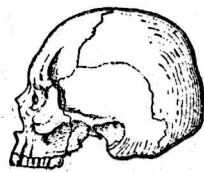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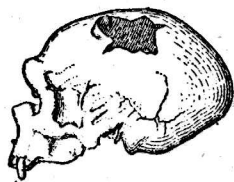


上爲大猩猩
中爲斜坂爾奧桑人
下爲近代法蘭西人

一九一〇年在法育姆 (Rayoum) (埃及) 發現到的下顎骨，被視爲屬於「漸新世」 (Oligocene) 的半人半猴的中間物；學者名他爲「前漸新世猿人」 (Propliopithecus) 因爲此種顎骨的領有者是一八三七年拉爾戴 (Lartet) 先生在日爾 (Gors) 「桑桑 (Sansan) 地方」 「中新世」 (Miocene) 地層中所

掘得之顎骨名「漸新世猿人」(Pliopithecus) 的生物的祖先。與此種動物形狀相似的化石，現在別處也有許多發現，或者可以說「類人猿」(Anthropoides) 與「類猿人」(Hominiens) 就從牠這根主幹分生出來。一八九一年杜波

頭骨側面



上爲大猩猩
中爲斜坂爾奧桑人
下爲近代法西爾人

阿 (Dubois) 於爪哇特利尼 (Trinil) 附近，鮮新世 (Pliocene) 與古第四紀地層的火山遺燼中所掘得的「立行猿人」(Pithecanthropus) 化石——牙齒，腦蓋骨，大腿骨——曾爲長期研究的對象；人們以爲從此得着人與爲人祖先的動物間的過渡生物，好像得着『鏈索中失掉的鏈環』一般。依身材（中人身材）

與腦量（超過一般最著名的大猿的腦量）說，「立行猿人」與我們的種族極相近，可是牠似乎缺少人類的最寶貴的特徵——語言。從牠所在的地層看來，人們可以預測牠的出現不過稍早於那些牙數與腦量最與我們相近的類人猿；所以人們以為「立行猿人」是一種『失敗了的嘗試』；論及物種與論及個人一樣，牠是一個在沒有子孫之前就死了的人類的候選者。

不用說要想在這些問題上，得到一種確定的結論，材料與例證實在是太貧弱了；但我們應該知道自制，我們不要太蹂躪專門家的領域。我們不要在先於人的生物上多作主張。「語言之前」（Prolalie）屬於獸境。我們的物種之所以名為新的物種，就是因為我們離開了「無語言」（Alalus）的狀態。

五 原始的人類

在我們現在的知識的情況中，賦有語言的人類之最遠古的代表是海德爾堡人 (Homo Heidelbergensis)，所謂海德爾堡人是以一九〇七年於摩來 (Mauler) 發現的一塊顎骨及一九二二年於皮爾當 (Pitdown) [塞舉克斯 (Sussex)] 掘得的一塊腦蓋骨及一斷片顎骨爲標準，重擬而成。皮爾當人，學者名他爲「曉人」 (Eoanthropos Dawsoni) 但他與海德爾堡人相差極微，故若粗粗地看，人便會相信他們是同一階段的人類典型。這個人是使用所謂齊爾 (Chelle) 與亞雪爾 (Acheul) 文明中所特有之工具的勞動者。人類學家無論在化石中或在尚生活於我們時代的人種中，都找不到海德爾堡人的嫡系子孫。但這並不是說繁殖於我們西歐而經過數十萬年之久的人類與後來起而代之的人類間沒有一點親族的關係；我們所引爲憾事的，就是我們不知道與海德爾堡人同時代的那一羣人，在地球的什麼地點，受到相當的進化，向外繁殖，終至侵略我們的地域而樹起一種新的文明。

內安得塔爾人 (Neanderthals) 可以爲這第二種人類潮流的代表，西歐有二十餘處找到他的絕對可靠的化石斷片，南非〔布洛根希爾 (Brokenhill)〕，澳大利亞 (Australie) 〔伽利來 (Galilee)——一九二五年——等地所發現的碎骨，學者亦認爲同屬於一時代的遺物。骨骼最完全的標本是一九〇八年八月三日教士蒲伊梭尼爾弟兄 (A. et I. Bouyssonil) 與白爾登 (Bardon) 在布伊第梭魯 (Puy d'Issolou) 山麓，〔巴黎·都羅舉〕 (Paris-Toulouse) 路線由格潑特那克 (Capdenac) 渡多爾多內 (Dordogne) 河數公里之處所發現到的斜坂爾奧桑 (Chapelle aux-Saints) 〔高來十省 (Cor eze) 〕與法拉齊 (Ferrassie) 〔來才齊 Les Eyzies) 骨骼。這個人，依他一切主要的特性說，是今日大猩猩與近代歐洲人間的中介（見插圖。）人們普通認他爲冒斯提 (Mousterien) 文明的工人；他的種族，被逐於我們的地域，向外四散，重新適應各種非常不同的環境，而生今日人類最原始的代表，至少澳大利亞人，安達民人，尼格里伊 (Négril-

les) 人，尼格里多 (Negritos) 人，霍屯督人 (Hottentots) 和 布西曼人 (Boschi-
mans) 是他的後裔。

繼他而生活於我們地域的人，在許多骨骼中，格里馬第 (Grimaldi) 雙塞
拉特 (Chanceilade) 克魯麥農 (Cro-Magnon) 三處的，可作為代表。這個人即
是近代人，即是不客氣地自稱「智人」(Homo Sapiens) —— 為謹，慎而另加
「化石」(Fossils) 一詞的「智人」—— 的生物。他曾暴烈地驅逐冒斯提人，
並非不可能；某種自然的現象，如冰河的前進或大水介在他與他的先輩中間，也
是可能的；總之，他們彼此間是否有過親族的關係，現在尙留為猜想的問題；人們
不相信「化石智人」是內安得塔爾人 —— 或至少與內安得塔爾人 同生一地，
同載一名的生物 —— 的嫡系子孫。一種不同的氣候 —— 非洲的或亞洲的 ——
或許是他們所以變化的主要原因。

大猩猩斜坂爾奧桑人與近代法蘭西人

三者大小與直立之比較



1, 大猩猩



2, 斜坂爾奧桑人



3, 法蘭西人

集於「智人」一名之下的許多化石標本，彼此間有些差別足使專門家追究今日各大人種間種種差別的由來；但要各專門家在這問題上大家意見一致，當然是不可能的。格里馬第（法國蒙東（Menton）附近）人的特徵是顎稍突，鼻幅寬，小腿較長於大腿，下臂較長於上臂；他居意大利半島之北，與內安得塔爾人同時，但被阻於內安得塔爾人，大概是黑人的祖先。克魯麥農（來才齊）人或者是黃人（布爾（Boule）語），霍屯督人與布西曼人的典型；雙塞拉特（柏利構（Perigieux））人是白人的代表，而哀斯基摩人（Esquimaux）古安雪人（Guan-ches）加皮爾人（Kabyles）或許是幾百世紀以前，白人未分離時的兄弟。

克魯麥農人為奧利盧克時代（Epoque aurignacienne）的工人，身材高，頭額寬，腦蓋圓；骨骼與筋腱堅固，表示一個獵人的肢體。我們完全不知道另一種骨之形狀與他相同而有梭路得（Solutrén）文明之稱的民族，起來替代他的情形。我們又不知道梭路得的技師怎樣又將位置讓給馬得蘭時代（Epoque 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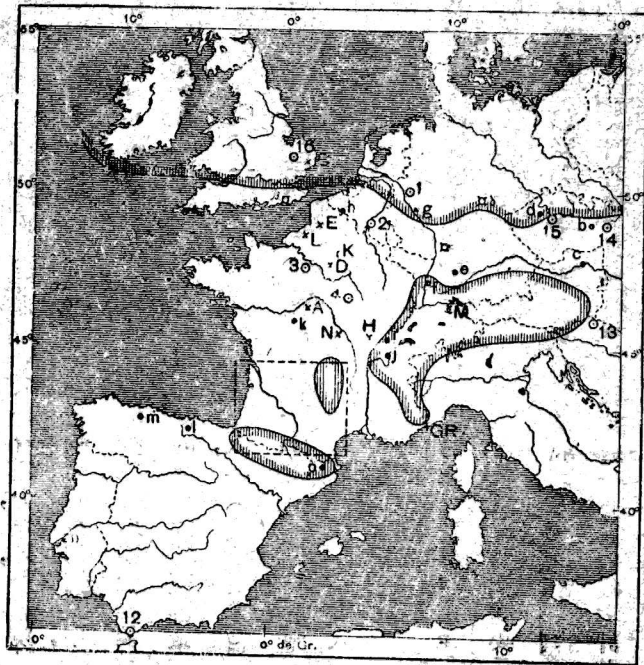
galeniene) 的工人，以雙牽拉特骨骼研究的結果，我們知道這個工人是絕妙的藝術家。在「古典區域」(Région Classique) ①上這個人的身材比他前小得許多；他的腦蓋特高，全部結構較克魯麥農人的和諧。人們以為他的大足趾尚盡鉗的作用。此種人種從表面看來好像是暴烈的，易於殺人與赴死的，其實，在有些地方，他們已達到最高文化的一級了；依藝術的觀點說，後來，中石器 (Mésolithique) 與新石器 (Néolithique) 時代的人們若與之比較，都大大的退步了。另一方面，從這個人在凡才爾 (Vézère) 河兩岸的石穴中書圖與雕刻以來，人類的腦蓋容量沒有什麼增加，當時大多數腦蓋化石，在容量上說，皆超過現代的一般腦蓋。這大概是因為馬得蘭時代的我們的祖先不是如我們現代一般人一樣的生活；那時，生存鬭爭，比較嚴酷，比較複雜，要有堅忍的努力，機警，精密與發明

① 指歐洲發現古物的區域——譯者。

的精神，纔能抵抗四圍環境的襲擊。人類的歷史包含着體力，機巧，感覺銳敏，智力
豐盛等互相得失，循環往復的進化歷程。在這種緊張激動的社會情形中，全體的
進步有時與劣等的個人並存；同樣，在一般的退步中，少數特別強大的個性能孤
星獨耀地顯示於世界。現在且將我們的祖先與人類的弟兄的腦蓋容量比例數
列下，以供參考：類人猿六二一立方公厘；「立行猿人」(Pithecanthrope) 八
五五(?)；海德爾堡人一三〇〇(?)；現代澳大利亞人一三四〇；普通巴黎
人一五五〇；斜坂爾奧桑的內安得塔爾人一六〇〇(?)；哀斯基摩人一六四
六(?)。

以數頁極短的篇幅敘過十餘萬世紀——自吠的或叫的動物述至會說話
的人類——的歷史之後，我們只驚異西歐一塊小小區域，能盡那樣重要的任務。
自皮爾當至格里馬第相差只一千二百公里，自內安得塔爾至白利哥(Périgot)
相差亦不過九百公里，人們名爲「古典區域」的就是這一小塊的地方，計其面積

地圖一 古典區域古人重要棲居



(說明見 25 面)

地圖一的個別說明

- | | |
|--------------------------|--------------------------|
| a. Maglencs (瑪格爾摩斯) | 斯比安) |
| b. Brno (勃爾諾) | 1. Serrières (撒里埃爾) |
| c. Krems (克來姆斯) | j. Les Hotteaus (來奧多) |
| d. Brux (布魯克斯) | k. Grand-Possigny (大波西尼) |
| e. Ofnet (奧弗納) | l. Altarira (亞爾塔米拉) |
| f. Lahr (拉爾) | m. Oviedo (奧維陀) |
| g. Obereascl (奧培格撒) | n. Mugem (姆威) |
| h. Mesvin, Spienne (美斯文) | p. Banolas (巴諾拉斯) |

邊線線指示西歐第四紀冰期最大的擴展

地圖一與二的共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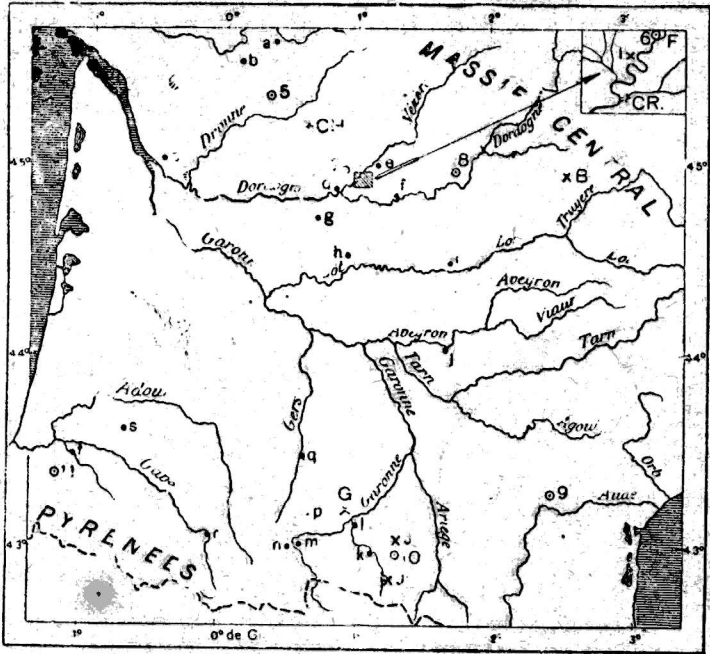
海德爾堡人

- α Heidelberg (海德爾堡) β Pittdowr (皮爾當)
 γ Weimar (威瑪爾)

內安得塔爾人

- | | |
|------------------------------------|------------------------------------|
| 1. Neandertal (內安得塔爾) | 格巴達) |
| 2. Spy, Furtoz (斯比, 富多斯) | 10. Melanau (馬拉爾諾) |
| 3. Marcilly (馬爾西里) | 11. Istmitz (伊斯都里茨) |
| 4. Arcy-sur-Cure (阿西蘇古爾) | 12. Gibraltar (直布羅陀) |
| 5. La Quira (基那) | 13. Krapina (克拉比那) |
| 6. Le Moustier (冒斯提) | 14. Predmost (普來特摩斯提) |
| 7. La Ferrassie (法拉西) | 15. Podbaba (波特巴巴) |
| 8. Chapelle-aux-saints (斜拔
爾奧桑) | 16. Bury-Saint-Edmund (蒲聖
聖埃特蒙) |
| 9. Salleles-cabardès (撒來爾) | |

地圖二 法國西南部古人重要棲居地



(說明見 27 面)

地圖二的個別說明

- | | |
|-------------------------------|---------------------------|
| a. Vilhonneur (維羅納) | j. Luniquel (勃魯尼囑爾) |
| b. Puy-Moyen (布伊摩洋) | k. Tuc d'Audubert (都克陀杜柏) |
| c. Pair-non-pair (柏農柏) | l. Marsoulas (馬爾蘇拉斯) |
| d. Limeuil (利謀伊爾) | m. Gourdan (古爾丹) |
| e. Sergeac (賽爾巷克) | n. Gargas (格爾格斯) |
| f. Pech de l'Azé (柏克德拉才) | p. Lespugne (勒斯布尼) |
| g. Combe-Capelle (公勃加柏爾) | q. Sansan (桑桑) |
| h. Sauveterre-s-Lém (梭弗且爾蘇來姆) | r. Lourdes (盧爾特) |
| i. Cabrerets (卡勃勒勒) | s. Brassempouy (勃拉桑布伊) |
| | t. Sordes (梭爾德) |

地圖一與地圖二的共同說明

化石智人

CH. Charcelade (雙塞拉特) CR. Cro Magnon

(克魯麥農) GR. Grimaldi (格甲馬第)

文明特著的棲居地

- | | |
|------------------------|----------------------------------------|
| A. Thenay (得內) | I. La Madeleine (馬得蘭) |
| B. Puy-Courny (布伊古爾尼) | J ¹ . Le Mas d'Azil (馬斯達西爾) |
| C. Ipswich (伊普斯威治) | J ² . La Tourrasse (都拉斯) |
| D. Chelles (齊爾) | K. La Fère-en-Tarden (法爾汪塔特諾阿) |
| E. Saint-Acheul (聖亞雪爾) | L. Campigny (剛比尼) |
| F. Le Moustier (冒斯提) | M. Robenhausen (羅奔奧傑) |
| G. Aurignac (奧利盧克) | N. Glozel (格羅才爾) |
| H. Solustié (梭路得) | |

僅佔地球二百五十分之一而已。所以，人們以為從此已得着人類由來的祕密鑰匙，未免說得太早了，尤其是在骨骼的研究之外，尚有一個極重要的「語言如何發生」的問題要人去解決。

六 語言

根據人類學家的探討，賦有語言能力的生物，僅自海德爾堡人始。但當學者研究人類各種土語起源的時候，他們便會明白許多語言存在於許多不連接的地方。語言早有其固有的天才在創造字的結構與發音，以及句的節奏與邏輯了，〔列諾 (E. Renan) 語。〕雅利安 (Aryen) 塞姆 (Sémitique) 烏拉 (Ouralien) 柏柏 (Berbère) 旁都 (Bantou) 阿爾公根 (Algonquin) 等方言，彼此絕對不同，這是各蠻族於他們能說話之初，即居於絕對不相同的環境中，自成一

個種族時所用的土語。那時，散佈於地球上的各種族，皆不能意識到他們的統一性。世上有多少土語的種類即有多少互不了解的人羣。地球各部分有各種絕對不相同的方言發生，便有各種絕對不相同的思想與情感的方式，這就是人類歷史中時間連續的一種確定的起點。

有多少方言是這樣產生的？我們尚不知道，所可確信的，就是在生存鬭爭中有許多原始的語言被消滅了。至於迄今尚存的各種方言，其數目剛被學者算清；學者雖然并非有條地把牠們分成若干種若干類，但要找着牠們的相似點與根本的相異點，卻還有很多工作留在他們的面前。然而，就照現在語言種類的情況說，我們也可試畫幾張暫時的語言表，以示有些侵略的語言所已完成的吞併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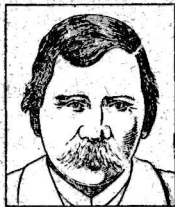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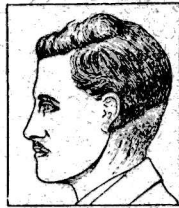
所以現在有兩種科學努力去穿鑿人類由來的祕密，而所得的結論却極其矛盾：骨骼起於一源而言語則來自多源。如果沒有新的發現來改變此種事物的

自由運用，但已受到很深的進化，故能隨着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不斷地改良；終於在全地球幾千百孤立的地點，創起幾千百互異的土語，且在人種沒有再行選

三 種 歐 洲 人

(正 面)

(側 面)



上爲北歐人
中爲阿爾卑斯人
下爲地中海人

情況，我們可以假定：除開各種動物不計外，地球開始由一種形近於人而沒有獲得真正語言的生物所分佈。這個「似人」的喉頭的肌肉那時雖然還不能由他

移之前，土語便鞏固其特出的性質。此種進化的完成須有極長的，看來極其怪異的時間。

在人種分類的工作上有種種不同的學說，依人類學家觀察與測量身體的結果，除開副種之外，歐洲人可分三個代表種：一，身材長大頭幅狹小，髮色金黃者，爲斯下提納夫人或北歐人（Homo Nordicus），二同樣頭幅，惟身材短小，髮色純黑者，爲南歐人（Méridional），或地中海人（Homo Mediterraneus），最後，頭幅寬，身材與髮色無定者，爲奧凡尼（Auvergnat）或西溫尼斯人，阿爾卑斯人。明白了這種情形之後，人們便會懂得學者深歎：『人種乃人類學之疫病！』這一句話的意義了。

七 動物已具備人類社會雛形

我們嫡系祖宗的各個體，在進化歷程無可計數的年代中或許經過極初步的簡單機體，如植物，動物，「摩內爾」(Monère) 軟體，爬行，食蟲，有袋，或類人等階段。但無論他們在各階段中，所特具的形式如何，現代人類身體的結構與組織，尚可使人追憶到我們先人所生活過的情形。人類胎兒生活的嬗演，尚連續地呈有組織比較簡單的各種生物的形態，把他生存以前的一切，節要地重演出來。人類不但在骨骼上與動物相近，即他們的一切才能與文明，也離不了牠們的境域。我們不要單在野蠻的部落中，尋覓我們的古人，我們應該追溯到我們動物的祖先，應該追溯到智慧與善性(honte) 曙光初現時的生物。其實，動物的社會，或在萌芽狀態或在極進步的實行上，已顯露出我們人類社會各種不同的模型。在牠們極複雜的團體中，我們也發現到利益與情欲的作用，——這種不斷地改變我們人類生活，不斷地決定文明進退步趨的作用。出了巢穴，共和般生活的螞蟻，蜜蜂，海狸(Castor) 與場撥鼠(Chien de prairie)，列成顯明之行伍集合飛舞

於蔚藍空際的鶴類，都是合羣地生活的動物，牠們的社會與我們的比較，或者有同樣的價值。所不同的，就是動物的表現比較誠實，比較不複雜，沒有遮掩我們歷史的辭章傳說與註釋，所以比較易於研究，觀察者只在四周的小世界，如家禽飼養處，森林，空間或水中，都能找到研究的資料。

『在禽獸說話的時代，』人類懂得牠們所說的是什麼；兩足或四足，光皮，披羽或戴甲的生物，彼此間沒有可守的祕密。牠們互相了解到那樣程度，故認識事物之智慧——雖然是潛意識的——高於一般哲學家的平民，在有些怪異的故事中，繼續不斷地與動物對話，即在今日，此處彼處，仍有同類的故事出現，佔着文學的重要或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牠們的確是最自發的；我們不知道誰是牠們的作者。人類總喜好妄想自己是「創造之王」(Roi de la création)，故他的一切宗教皆從此種根本的觀念出發；只有經過了長期的反省，與生活的不斷地檢察之後，他纔漸漸地認識生物固有的價值與相對的位置。他纔漸漸地明瞭，在一般的

進化上，平等是無形地存在於隨時發展的一切物種之中。

八 人與動物的鬥爭

世界有些地方的人類，在生活的鬭爭中，不能戰勝他的敵人。譬如新嘉坡附近，因有猛虎降臨的恐怖，土地荒蕪着，不敢種植。非洲有些部分，因有象羣經過森林，以其大足蹂躪枝樹，受恐怖的土人，只好四散，以避牠們的威風。哥斯德黎加 (Costa Rica) 危地馬拉 (Guatemala) 有些區域，因有吸血蝙蝠 (Vampire) 的侵擾，居民非但無力牧養牠們的家畜，有時甚至因窗門未關，飛入可怕的「吸血鳥」連本身的生命，都遭殺害。最後，除了空間與水中的微菌之外，尚有許多「無限小」的東西爲一般墾殖者的障礙。在魯西安納 (Louisiane) 的許多小湖旁，近及白爾·埃·格柴爾 (Bahr-el-Ghazal) 的草嶼上，小蚊紛飛如密雲一般，人們

若不塗以赭石粉，黏土或灰，便很難抵抗牠們的攻擊。但是人類對於有些動物已能戰勝了。身邊帶着一根快鎗，便不怕兇惡的猛獸；從研究過昆蟲生存之正確的情形與其傳佈疾病的作用之後，人類已能開始與牠們作戰；四日循環的熱病 (fièvre-quarte) 每年為害的程度業已減輕；羅馬鄉間的居民已不再受「馬拉里阿」(Malaria) (瘧疾) 的襲擊，黃熱病 (fièvre jaune) 已消滅於古巴 (Cuba) 及巴拿馬 (Panama) 運河一帶；但「睡病」尚為禍於非洲 大部分的人民。

九 史前的工業

人類原始的歷史——「史前史」(Préhistoire)，包着很長而不能以正確紀年計算的黑暗時代——初看，好像是無可追究的，但藉我們祖先所留下的許多遺跡，現在已覓着一線光明了。一種新的科學從此成立了，其範圍之廣，已够

使各專門家日夜忙碌：史前史是內容繁複的學問。我們對於各處所發掘所發現的人的或前於人的遺骨以及語言起源的研究，已簡略地說過了，但材料最豐富的還是原人所用過的各種工具，軍器，避邪品（Amulettes）裝飾品和用具。

在築路，造屋，開礦，鑿岩洞，掘地穴的時候，人們發現到很多地方藏有這些寶貴的物件。最初發現的洞穴，沒有加以相當的保護和研究；還不知道予這些寶藏以正確年代和安放牠們於原地層中的重要。以故姆倫基濃（Moulin-Quignon）或格勒內爾（Grenelle）地方所發掘的骨骼，因沒有可靠的負責者在場，不能作為史前史的材料。即如拉爾戴一類的學者為取得幾塊有趣的古物，也不顧牠們的時間關係，動輒相距數千年的時間關係，把許多洞穴破壞了。至於今日則不然：今日如有古物發現，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必讓洞穴保存一部分原有的形狀，以示真確。

這些物件的原料大多是燧石，次則，在有些時代，是鹿角以及原人所食膾的

史前文化表

地質學 與考古學		新石器時代		更新世或第四紀		第三紀	
石全或現代		石古		石古		石古	
現代一切工業的雛形，光石器，陶器，織物	石器，小石器，陶器，小石器，石印	幾何輪廓的小石器，小石器，石印	七首，有色石印	燧石工具，骨器工	燧石工藝，竹葉形小錐，有柄錐，錐	根分叉骨錐，藝術萌芽	三角形錐，石拳，
家畜，牛，馬，山羊，綿羊，豬，狗	家犬，鹿估優勢	現存諸動物，鹿估優勢	冰期動物，馴鹿，猛犸，麝牛	象帶動物，馬，猛犸，犀牛，馴鹿估優勢	象帶動物，馴鹿出現，猛犸，河馬，犀牛	熱帶動物	錘形碎塊大石拳，粗劣工具
金屬器	羅奔奧森	剛比尼	塔特諾阿	馬斯達西爾	馬得蘭	梭路得	奧利盧克
人類學	智人	雙塞拉特人	智克魯麥農人	人	格里馬第人	內安得塔爾人	海德爾堡人
前人類	前人類	前人類	前人類	前人類	前人類	前人類	前人類

根據貝羅尼 (Peyroni) 的著作

獸骨。自然，除燧石之外，還有燧石工作過的別種石塊，除石塊之外，還有別的材料——尤其是木材，——不過，能消滅的都已消滅了，能够粗粗地指出史前工人之文明的，能够供我們研究和分類的，只是少數「截切石」(pierre taillée)罷了。若把某處重疊地層中所藏的物件，加以精密的比較，便能確定各時代連續製造的工具的方式：某種進化的程序可於當場分別出來。次則，把地域不同的製造品的結構，再加考察，便能認識人類工業的「類型」(type)，於是談論我們祖先所經過的連續的文明，使不怕沒有證據了。人類學家給同時發現於歐洲，非洲或印度等處的同類工具以同樣的名稱，這並不是說截切這些石器的工人有人類學上相同的特性，尤其不是說，他們的工作是同時的。即在今日，還有許多初民沒有超過「石器文明」(Civilisation lithique)的時期，雖然白利哥的居民已實行過數千年了。

研究人類起源，使現代人類與其神祕之由來相接的「史前史」，只是新近

成立的一種科學：牠的誕生以及人們公開地宣佈牠爲科學的時期，僅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那時，黎耶爾 (L'Yell) 於各地質學大會中，以無可辯論的事實，證明地球有一時期，陸地與海洋的分佈與我們今日的不同，即氣候的寒熱也不一樣，但在那時已有人類與其工業的存在。然而，在真理沒有敲開學者團體的大門之前，早有許多孤寂獨立的思想家與勞動者切實地認識石器時代的遺物，並從事詮釋其意義了。十六世紀上半期，羅馬人梅加底 (Romain Mercati) 已證明一般成見所指爲「雷石」(pierre de foudre) 的各種石器的真正性質，兩世紀之後，達朱西安 (Antoine de Jussieu) 出版了一部果斷的著作，敘述史前情形，先於學院的科學一百五十年。蒲風 (Buffon) 對此也說過預料的話。當貴維埃 (Cuvier) 與其門弟子，以及後來達波蒙 (Elie de Beaumont) 等固執地與一切不服從古典信條的維新者爲難的時候，承認第四紀地層中有人類工業遺物的觀察者，一日多似一日，一日活動似一日了。如愛馬爾 (Aymard)，阿眉。蒲愛 (Ami-

邦(Boué) 都拿爾(Tournai) 雪梅林(Schmaring) 克利斯多爾(Christol) 達賽(Marcel de Serres) 達班爾(Boucier de Perthes) 等，終於戰勝了古典學者所代表的黑暗，雖然這些學者在思想上也留有燦爛的遺產，——這真是『一切進步形成信條 (Dogme) 』之後，便漸漸地化為障礙』的情形。此後，沒有一個歷史家否認人類遠古的存在；人種的綿延是由動物的形態漸漸進化而成，已為大家所公認的主要事實。惟學者在有些特別的問題，尤其是在動物究竟需要多少時間進而為人的問題上，意見尚極不一致。

十 史前的文明

從多數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大事實，就是人類的各種代表，除有時雜着少數部分的退步之外，總是時時向前進展；擴大他們個人的藝術；從不精巧，不聰明而

漸漸地進於精巧，聰明；增加他們力量的方法，從狹而廣，從少而多，終於把無生命的外物，造成日用的必需品。「靈長人」(Pitheca) 首先如他的弟兄猴子一樣，以樹枝石塊，作為軍器，工具。這就是今日尚以圓石作鎚的野蠻的賽里人(Seri) [墨西哥 (Mexico)] 所繼續地生活着的人類的時期。次之，當時的維新者與立異者，為特殊的目的，把各種不同的石塊分為：鎚，刃，鋸，鉋，或刮刀等形式；再次，他們大膽地把石塊敲成以上不同的器具，末了，再藉人工的改正，以增加其邊口與尖端的鋒利。這些人類活動的證據，學者名之為「曙石器」。「曙石器時代」之後，又發生了新的觀念，突然的革命或累進的改良，引出了真正磨琢石塊，有意製造有用的戰爭武器與勞動工具的時期；然後，代代相嬗，終於來了許多藝術家把粗劣的工具改成真正奢侈的藝術品，或至少予這些物件以他們個性的標識；這就是金屬工業時代的先驅。

這些時代的區分皆以發現到的工具所在地的地名為標準：得內 (Therapy)

布依古爾尼 (Puy-Courny)、彼普斯威治 (Ipswich) 爲「隱石器」(éolithique) 或前齊爾 (pré-chelléen) 時代；齊爾 (Chelles)、聖亞雪爾 (Saint-Acheul)、賈斯提 (Le Moustier)、奧利虐克 (Aurignac)、梭路得 (Solutré)、馬得蘭 (Madelaine) 爲舊石器 (paléolithique) 時代；馬斯達西爾 (Mas-d'Azil) (或都拉斯 (Touresse))、法爾汪塔特阿諾 (Fère-en-Tardenois)、剛比尼 (Campigny) 爲中石器 (Mésolithique) 時代；羅奔奧森 (Robenhausen) 爲新石器 (Néolithique) 時代，以上一切地點都在「古典區域」中。金屬器時代依發現的次序而分爲銅器與鐵器。有時，人們也借用古生物學 (paléontologie) 以特別動物——其骨骼與截切的燧石同時——區分階段；但我們切不可因人說到「馴鹿時代」(Age du Renne) 便以爲當時只有此種鹿科的動物與人作伴。

在有些地層中，有時能見到兩種相承文明漸漸進化的痕跡，但大多數重疊的地層皆上下分明，顯出變化是突然的，大概當時下層的居民被外來的侵略者

攻擊，無法抵抗而退避了，或完全被毀了，不然或者是地理環境的變動，把這個地方的居民全部消滅了，以致經過無數世紀之後，纔有繼起的居民。例如，火山噴發，江河汎濫，海水衝激，山岩崩潰以及地震等，往往破壞人類的生命，而使全境成爲荒蕪慘目的世界。我們今日已得有初民所受過的這些大災的事實。位於冒斯提村附近，離凡才爾谷 (Vallée de Vézère) 底二十四公尺，筆直對着冒斯提人骨化石所在的洞穴，在另一小谷的轉角處，有一「台地」，其上印有水流的無可否認的形跡，此種水流曾激蕩過「冒斯提時代」的工人所截切的石塊，破毀了牠們的銳利棱角，使成石卵的形狀。此種現象或許是冰河後退江水暴漲的結果。順河而下，距此十公里，名高羅日里 (Lagerie-haute) 的地方，在懸崖腳下，有一岩穴，內有二公尺高，表示相承文明階段的岩層；其上懸着一塊自岩壁脫出的大石，使人即刻想到地震的作用。今日，學者就在這懸崖的岩壁與石塊中用無微不至的工夫，纔探得此種始於奧利克時代而終於古馬得蘭時代，其中且呈有梭路

得時代一切進化變象的岩層。

十一 冰河時期

冰河時期的更替或好一點說，冰河界線的進退，把許多地帶淹沒於雪，冰，石碎之下；在人類初生時已如此，在他們離開獸境時也如此，這是最使他們發展受影響的環境變動的原因。實際說來，地球的歷史只包有一次冰河時期，就是今日尚存在於格陵蘭 (Groenland) 與北極諸島的；但因氣候的更替，或因地殼與自轉地軸間的運動，〔衛格內 (Wegener) 語〕大塊的冰體有時前進，有時後退；每一邊界的地域，就這樣一季復一季，一週期復一週期地受着冰的侵略而形成牠的「時期」。即全體的動物與植物的大變動，也以冰體的進退爲轉移。所以，冰體的每一擺動，便印下冰河邊界地域各居民的文明的階段。

西歐冰河尚「古典區域」前進，以斯干提納維亞 (Scandinavie) 諸山為分流中心；別的重要的山脈如阿爾卑斯 (Alpes) 比里牛斯 (Pyrenées) 等處的冰河，古代的也比今日的寬廣，比較小的山脈，如服日 (Vorges) 奧凡尼，西溫尼斯 (Cévennes) 等現在仍向平原，注流牠們的冰塊，岩碎與薄泥。冰河前進所到達的界線常顯露於碎石——冰河石 (Moraine) ——堆積的地方，此種石塊可於沖積層與森林或草場的根結中掘得。五十年來，細心研究地層的結果，纔曉得冰河線會橫過英國南部，比利時與中部德意志，纔能夠劃分牠們相互的年代。現在人們已知道從第三紀末期以來，北極冰河有四次侵入此線以北的歐洲，以牠水晶似的流動壁壘，驅壓江河，森林與森林中有人居住的區域，學者以巴維也拉 (Bavaria) 高原的河名良士 (Gunz) 明達爾 (Mindel) 里斯 (Riss) 瓦爾姆 (Würm) ——自最古而最新——區分此種「極北」(Grand-Nord) 的進勢在這些河谷中堆積着很多與阿爾卑斯冰河線符合的「冰河石」。另外，因法國中部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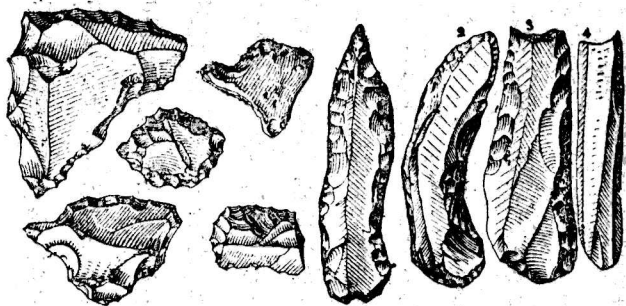
原也有岡賓的冰流，故使寒冷及於當時人類所居住的西南部的地域。據專門家的意見，冒斯提文明的發展正在耐寒動物生存的時期。但現代的冰河是里斯時期的還是瓦爾姆時期的？一般的意見總傾向於後者。

十一 曙石器器的問題

「曙石器」的工業以上已簡略地敘述過了；但此種工業在事實上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在第三紀地層中有不少的碎石塊，因棱角被損，或別的特徵使考古學家懷疑這是有意工作過的東西。最著名的地層是得內（漸新世），布伊古爾尼（中新世），肯特（Kent），聖不來斯特（Saint-Prest），康巨爾（Reuteil）與梅斯文（Mesvin）（鮮新世）。但有許多反對論卻否認牠們是人類的製造品。例如這些石塊經過了十倍於舊石器與新石器兩時代相加的長時期——當

時人形動物骨骼上的一切都在進化，——其外形沒有一點變化，便足以使人生疑，何況牠們所在的地方，同時尚有生燧石存在；那個生物既然那樣靈巧，能依自己有用的目的，使石塊變形，爲什麼不能把石塊從牠所發現到的地方，搬至數公里以外呢？這更使人難信了。最後，我們再引最要的批評來說，有人以爲自然的力，如連續結冰，火的焚燬，燧石塊跌入瀑布等等均能產生與經過人工磨琢一樣的形状。因有這一切理由，故大多數的學者皆否認這些「磨石器」會有人爲的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無論在那一點上研究，都找不到顯明的證據，可使我們承認這些石塊有過人工的痕跡。

另一方面，沒有直接的證據，並不就是否定的證據，這一切否認「磨石器」的議論，沒有一種是有絕對性質的。但問題還不在此。一切學者皆認爲可靠的「製過石」(pierres travaillées)來自第四紀初期的地層，其中的石器雖然還很粗劣，卻已非常一致。這至少是可驚奇的，當時的人們——海德爾堡人——怎



布伊古爾尼的五種燧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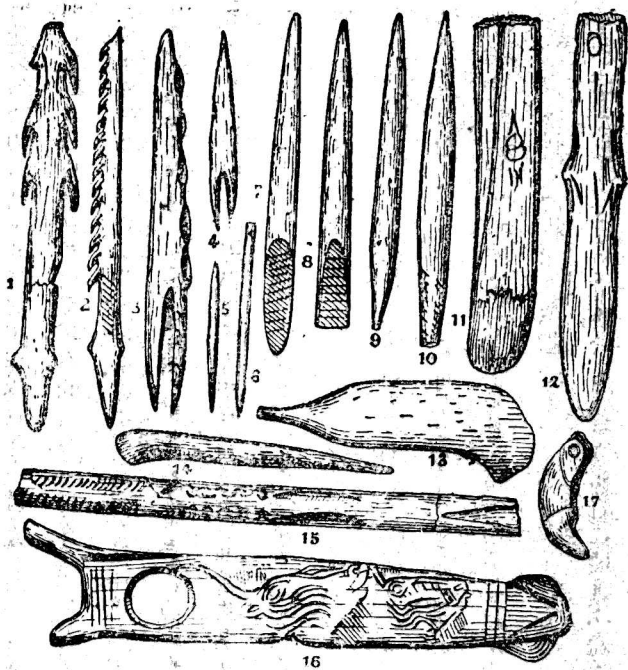
奧利虛克人的工具

- 1 刮鑽兩用器 2 有頸刮刀 3
鋒端凹形的刮刀 4 凹形刮刀



梭路得人的石器
5 穿孔的葉紋石
6 穿孔的牙齒
2 3 4 6 7 各種工具

齊爾人的斧與匕首



馬得蘭人的器具

- 1.兩邊有齒的漁叉 2.一邊有齒的漁叉 3.原始的漁叉 4.帶叉的錐
 5.釣鈎 6.針 7.8.9.10.槍頭 11.有裝飾的鑿子 12.小七首 13.14.
 鑽子 15.半圓形小棒 16.權杖 17.穿孔的牙齒

麼能以如此相當完善的樣式工作燧石呢？由此人們可以肯定地說：齊爾時代之前，必有學習的時期，必有兩種教育的階段：一種是使用原石；另一種是選擇自然力所形成的生石塊。以備擊、切、刮、鑽等工作之用。至於所用的工具又含有工具的使用與改良等程序。在當時賦有天才的人未發現有意的修正（*retouche intentionnelle*）以前，一定經過幾千代相承的時間。再則，生物進化中所得到的事實，沒有一種是反對「中新世」人類的存在的，即最初的人形動物生活於「鮮新世」也是可能的。（布爾語。）

新近又有一種觀察，待人去討論：地質學家麻亞爾（*Moir*）在伊普斯威治附近，福克斯霍爾（*Foxhall*）上鮮新世（*pliocène Supérieur*）的地層中，發現到截切過的燧石，觀其外形，的確是人類有意工作過而不是自然力摩擦的結果，旁邊且有受過當時火的作用的遺物。一九二九年，貝羅尼（*D. Peyrony*）在拉米哥葛（*La Micoque*）挖掘的時候，於他認為齊爾時代的地平線之下二公尺之處，遇

到一種「磨石器」形的工具層。這或許是由地層中發現到的最古的人類工業。

十二 史前史的時閏

估量史前史所經過的時間，人們曾嘗試過好幾次了，但先須同意的是出發點的問題，有的從人類本身着手，有的從工業着手，有的則從氣候着手，故估量的結果，各人極不一致。人類學還沒有很多自己所獨有的方法；考古學家也不能說自己有絕對的標準，他只能根據他所搜掘的地層的厚薄，對於連續的文明給以相對的數目，若不大嚴格地說，他或可依他所得的相對的數目，以劃分各時代本身所經過的時間的長短。磨石器與新石器的時間的距離，貝羅尼定齊爾為百分之四十，亞雪爾為百分之十五，賈斯提為百分之三十餘則由舊石器各文明均分。

地質學與地球形體學也有牠們所特具的計算標準。譬如在四州湖(Lac des

Quatre-Gantons) 與都納 (Thaune) 湖沖積層上測量的結果，海姆 (Albert Heim) 估計瑞士末次退冰距今的時間爲一萬六千年左右，勃魯克納 (Brückner) 與白克 (Beck) 則估計爲一萬五千年，但學者們對於各冰河時期與介於各冰河間的時期，比較謹慎，不敢遽下判斷。

在現在的科學情況中，關於時間長短的問題，只有天文學能起來說話。但要實用牠所獲得的準確的概念，則先須證明冰河時期是否屬於行星系的節奏。人們都很知道黃道的斜角，地軸的偏心，地球離日點與近日點的經度都是轉移兩半球各季熱度的要素（如夏季之寒熱長短等），但大家又承認單有我們這個行星的這些行動，是不足牽引那威的冰體到泰米士 (Tamise) 河，埃斯哥 (Escant) 河與梅因 (Main) 河的冰河的移動一定還有別種的原因（如衛格內所主張的大陸移動）牠的進退有序的現象大概是宇宙各分子的綜合行動的結果；米郎哥維支 (Milankovitch) 計算兩半球所受太陽熱度的數量，以測冰

河的節奏與時間，據他的意思，末次退冰的時期（瓦爾姆）距今約六萬年，第四紀四次冰河最古一次的初期，距今約六十萬年。

假如我們現在與一般主張斯提文明和瓦爾姆冰期同時的地質學家與古物學家同意，假如我們利用古石器文明時間的比例數，作為估計的標準，齊爾時代的「開始」——如果「開始」這二字可用於連續之文明的話——當前於我們的時代二十萬年。假如馬得蘭人見到末次冰河的前進，則這個數目又當增加三倍。從「鮮新世」人採拾一塊合用的石片，以剝削斯且諾馬（*Equus Sienonis*）或南歐象（*Elephas Meridionalis*）骨上的生肉以來，過去的時間當為數百萬年。依大概估計的結果，學者們普通都以為賦有語言而第一個知道削石，知道維持火灶的生物，大約出現於第四紀的初期。關於進化的時間，只要地質學，地文地理學，史前史，人類學，古生物學等互相關係的各種科學，有一種得到新的發現，便可作為另一種科學的研究的資料。

一般學者普通都以馬得蘭人爲古石器諸文明的閉幕者。比較新近的文明好像循着另一種顯然與前期不同的法則；進化的步驟從此加速了。若曙石器時期的年數應該以百萬計，古石器則應該以十萬計，中石器則應該以萬計，新石器則應該更短。地理環境的影響，直至馬得蘭時期，還非常厲害，嗣後便失了牠絕對的價值了；後來，水、土地、氣象等，對於人的影響所以縮減，氣候的不劇變——至少在「古典區域」中——或爲其原因之一；並且冰河線自二萬年來，幾乎常留於靜止的狀態中，此種相對的靜止，在西歐便產生極其重大的效果：人類從此對於自己的教育已成爲主動的因素了。

十四 原始人的生活

向人性方面漸變的動物，在他的過程上，或者曾自行組織與一般食肉獸鬪

爭，由防衛而攻擊地成爲獵者；同時，猿人所過的素食生活，也並行地進化到食肉，按各種的證據，齊爾人、冒斯提人與馬得蘭人的確是食肉者。遊獵生活的結果，使人類各團體，互相敵視，在獵物缺乏的時候，人往往以人爲獵物。在這些情況中，社會的關係只能表現於少數個人的少數團體間。但在中石器時期，農業與遊牧的生活好像佔着文明的重要位置，綠草繁茂的地方多爲遊牧者的領域，適於耕種的土地，多爲農民所佔領。此時商業也已開始發展。獵人與他的鄰居者交易，除獸皮之外，固少有別種貨物，但遊牧者卻已增多，至於農民則已成爲商品的有定的供給者。因他的住所比較固定，故他的需要與他的財源同時並增，他的風俗也因與鄰近的人羣往來的關係，漸漸趨於溫和。這些和平的關係都須有相互的教育，進化步驟的加速便是此種教育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已能開始辨別各地文明的差異。我們雖不能說以前無此種差異的存在，但我們所能研究的材料只是石器的結構；根據複雜的器具與初民

所遺給我們的原始的風俗，——如死人如何埋葬等——我們已能見到各地概念的不同。我們且已開始知道各種新的獲得，向着何種方向擴展，最後且因此對於牠們的發源地也大概知道一點。

這一切特性至新石器時期更爲顯明；那時的人羣，我們幾乎可以以民族二字名之，其中每一民族皆以其固有的特點顯示於我們的視線中。在以下各冊中我們將先去觀察這些原始社會的表現，次去研究歷史上的各種文明，然後再討論牠們的由來。

十五 人的居留地

無論我們在紀載的歷史上追溯到如何遠的年代，——有些地方數千年，有些地方僅數百年，皆以文明的雅利安人，羅姆人或都蘭人 (Touraniens) 之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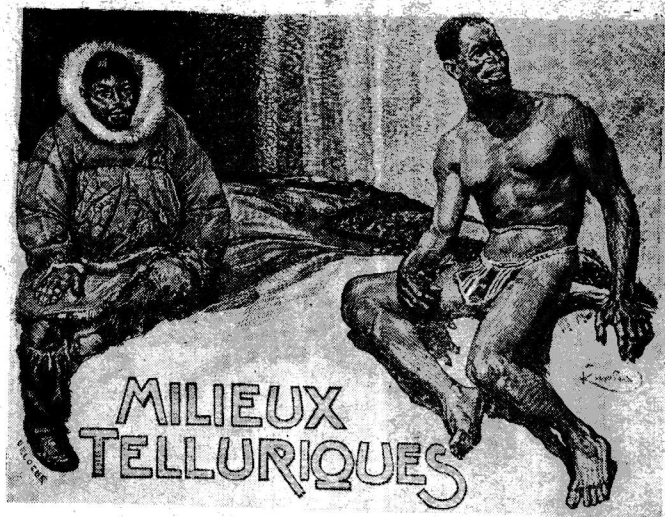
續的發現爲標準——人類初期最顯著的事實即是各大陸幾乎都有人類分佈着，即海岸附近的各大島也是一樣：所留爲荒漠的空間，如我們今日一樣，只是多山的區域，堆雪或結冰的地面，浮動的泥炭坑與全無植物的沙漠或岩層。除了真正不能住人的地域之外，舊的或新的大陸上，直至「地之盡頭」[Fin des terres]，即跨過大洋的各島嶼上都有人類居住着。銀河似的波里內西亞 (Polynésie) 羣島直至在大海遠處見不到的低羣島 (Iles Basses) 與孤立的柏克 (Pâques) 島，也有人類的足跡。

各大陸的面積到處有人的繁殖，即是各人種向世界各部分佈，曾歷極長時間的一個證據。我們當能想到在人類還沒有通過森林與沼澤的道路之前，在他們還沒有渡江與航海的船筏之前，殖民是如何的困難。但人類的發展卻不因此而停止，他們有時徐緩地因家族的增加，向外尋覓他們的新地，有時迅速地以大批人羣遷徙到離故鄉很遠的區域。我們見到兩大陸上，由來相同語言近似的蠻

族，彼此分離至數千公里以外，而沒有一點相互關係，足以證明遠古同族的由來，我們未免驚奇了，我們便不敢否認這是我們歷史中的一個大謎。我們可以說人類是五萬年來最廣播於地球表面的動物。

還有許多生活於同一地點，經過無數世紀之久，而可被視為真正土人的人種；自然科學家亞格西士 (Agassiz) 以為與舊世界不同的「另一種創造」的一般美洲蠻族，即是一例。這些「自土而生」的土人羣體，處於氣候與土地特別不同的地理環境中，生活的方式自然與鄰近的部落不同。所以我們應該另加研究，以求明瞭變遷極慢的環境對於羣體與個人也有強烈而深刻的影響。在這些影響之下的全部人羣，可以說構成一個生活悠久的極大的「巨人」。





下
卷
地
的
環
境

原书空白页

一 社會事實的分類

特魯蒙(Drummond)說：『地球形態的不等，造成人類歷史的差別，』而每一形態亦即決定歷史上各種大事的原因，這些大事又與變化無窮的環境符合。達·格里夫(de Greef)更簡單地告訴我們：『生活即適應環境。』最後達·伊海林(von Thering)又這樣說：『地便是人。』

這就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於二千餘年前對雅典(Athènes)門徒所定下的「環境學」(Mésologie)的基本原理。後來雖有許多著作家如蒙戴尼(Montaigne)波丹(Bodin)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重述與發揮他所

宣佈的一般真理，但因沒有多引真確的事實爲依據，以致他們的言論未曾嚴格地應用於地理與歷史的領域。迄十九世紀，纔有人從事於連續的觀察，纔有人取「科學」一辭以名其觀察的結果，——雖其所研究的，尙離真正的科學甚遠。

許多關於猶太 (Judée) 希臘 (Grèce) 意大利諸民族的專著，都預先細密地敘述他們的環境，以環境爲歷史進化的要因；可是一般學者在事實上仍找不到達·伊海林程式所假設的嚴格的「決定說」(Déterminisme) ①其實，只一般地承認「自然」對於人類的影響是不夠的；必須把這個環境的各部分，一分開來研究。故現代的學者皆勤勉而精密地分析事實，剔選事實，依其影響於人的深淺而區分其各別的種類。

對於決定人類活動之要因，努力分類的，以勒普來 (Le Play) 學派爲最著，達·都納維爾 (de Tournville) 光大他先生的事業，從事區分所製的表，被他的

① 此字有人譯爲宿命論，定命論，命定說，我以爲都不大妥當。——譯者。

學派認爲『予社會科學以推動力，好比化學的命名法予化學以推動力一樣的一個工具；』『既簡便又完全，能使人們敏捷而準確地分析極複雜的社會的一種利器。』這未免說得太過了：這個工具由探討已知社會羣體之情形的人來用，固然非常重要，若放在那些不熟悉各地地理與歷史的人手中，便有很大的危險。人類生活的事實，不斷地進化，不能規範於任何固定的分類；牠們的相對重要皆隨時，隨地，隨民族，隨個人而轉變。一切人所隸屬的環境與只有影響於我們文明社會的環境間，定有一種很顯明的區別。另外，我們尤其應該把無可避免的事實與屬於人爲領域而可避免可制止的事實分清，不可予牠們以同樣的重要。

土地，氣候，食物，血統的與婚姻的關係，工作的種類，和團結的方式等，都是有影響於個人生活的主要事實，但其影響的程度亦隨各人所屬的文明而變動。譬如工資，雇主制，商業國家的界限等是次要的因素，原始的社會是沒有的。不錯，生存的人爲部分，對於各個人，往往超過自然的情況；但有一般性質的分類應把

主宰着初民行動的原始環境，列爲第一。我們須先研究靜的環境，然後及於人類一切活動所在的動的環境。

一一 寒與熱

氣候可說是最要的物理原因，牠的差別，自極冷到極熱，影響於人極深；其直接的結果，卽土地乾燥與潮濕。氣候分配人類於地球的表面：溫和而雨水充足的地方以及熱帶區域，人口稠密；反之，寒冷或太乾燥的地方，則居民稀少。

大概而論，每平方公里居民平均數的不同，可以顯出氣候的差別；兩極附近，「自然」劃給人類居住的界限，少有過於平均攝氏零度以下的區域。被地的變動或被別種人壓迫而遷徙的移民都本能地停止於充滿了濃霧，細雨，大雪，堅冰的可怕的地界之外。如果他們要冒險越過這個界限，他們便只有死滅，來不及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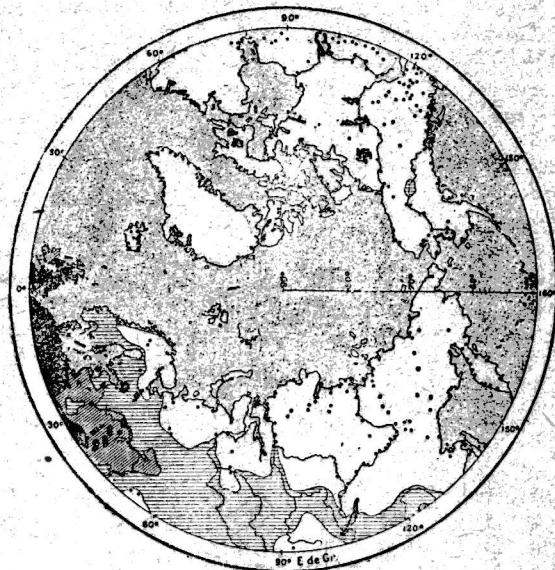
應太殘酷的環境，但有些例外的區域，因其上覆着數百萬蹠足類的殘糞，卻有極易成熟的禾本科植物；哀斯基摩人的家族還能生活於距北極一千三百公里之處，（伊他（Etha或Itha））在地球的南面，人類的代表，因海而停止於離赤道較近之地——火國（Terra du Feu），距南極三千八百公里。在人類沒有努力以科學方法，稍稍脫離氣候的束縛之前，沒有一個居民能越過哀斯基摩人所住的小小地界，此種可怕的北極嚴寒區域較古時加爾底亞人（Chaldéen）的天堂都不易走進。以人類有大生的力量，能完全脫離環境而獨立的學說，與觀察到的事實絕對不合，誰也沒有權利重述哥比諾（Gobineau）所說的：『只要有最純粹，最聰明，最強壯的白人團體，耕特別機會的協助，住在北極的冰海深處或赤道的炎日之下，便能使世界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趨向，一切的努力都彙集到這一點。』特利斯曼（Driesmans）猶以更有力的語調告訴我們：『一種強大的人種自身便藏有他的環境！』可是這些大膽的武斷已被經驗打倒了，我們新近見到

由哥比諾滿口頌揚的白人所組成的北極探險隊畢竟敵不過環境，而淪於野蠻的使飢者速死的吃人狀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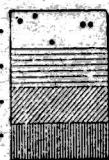
二 結冰地帶的居民

北美的哀斯基摩人（或伊魯伊（Inuit）——意即人）歐洲的拉崩人（Lapons）與亞洲的撒摩耶特人（Samoyèdes）朱克支人（Tchuktsch），在他們的身體與生活的方式上，皆印有嚴寒作用的特徵。首先，他們的人數極少，這大概是北極地帶富源缺乏的緣故。在四十倍於法國全面積的區域中，只住着五萬上下的哀斯基摩人；而這五萬人中，完全與歐洲世界脫離而保有純種的人數不過一萬五千左右。這些極北人（Hyperboréens）散佈得那樣疏朗，以致各地的羣體間彼此完全不相識。一八一八年羅斯（Ross）於伊他岸上所遇到的極北的

地圖三 北極人口的密度



- 每平方公里一人以下及住居點
 每平方公里，，， 自一人至二十五人
 ，，，， 自二十五人至五十人
 ，，，，， 五十人以上



格陵蘭人，便是一例；他們見到別種人非常驚奇，以爲這些人是從月球上跳下，或從深淵裏爬出的；他們臆想他們自己便是全人類。

這些部落起初或者不是出生於物產那樣貧弱的區域。地方的氣候漸漸地寒冷，迫令土人不斷地無意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情況，以適應四週的環境，也是可能的。人們都相信現在極北的居民是從外方漸次遷徙而來；有許多考古學家以爲他們是隨着冰河後退的馬得蘭人；自古至今，他們就這樣生活着，與殘酷的環境接觸，而利用其植物與動物。他們——哀斯基摩人——在長途的旅行中，隨着麝牛，鯨魚，海象（Morses）海豹（Phoques）等向北進行。那裏沒有這些動物，那裏就沒有伊魯伊人住居的踪跡，尤其是北極西北羣島是如此。此種向北的遷徙在歷史的時期中，依然繼續進行；當哀斯基摩人初次出現於紀載的時候，他們的部落猶佔着氣候比較溫和的地帶。九世紀之前，當諾爾曼人（Normands）於希盧蘭（Helluland）及文蘭（Vinland）海邊上岸的時候，與他們戰爭的，不是紅

膚的獵戶阿爾公根人 (Algonquins)，而是斯克利倫全人 (Skrellinger)，一名卡拉利人 (Karalit)，即與北極羣島居民同族的純種哀斯基摩人。

今日兩人種間的界限，幾乎到處循着自然的情狀而劃分：『那裏有樹，那裏就是印地安人 (Indiens) 所住的地方；那裏開始有苔蘚，那裏就開始有哀斯基摩人』俗諺這樣說。在東美洲，則以殺戮的戰爭所流之血，來確定此種自然的界限。『地球要載兩種人種，實在是太小了！』一個伊魯伊人對旅行家波阿斯 (Boas) 說。這不是地球各處，人種與人種階級與階級的敵人，彼此常用的口頭禪麼？

四 哀斯基摩人的生活

真正的伊魯伊人，頭長而不很突出；兩耳緊貼，上覆以厚密與油膩的頭髮；鼻寬而低，介於肥胖的兩頰間而不大顯露；眼睛小而隱於厚而微皺的眼皮之下；手

足混圓而外表不露筋絡。身體穿着寬厚的獸皮與毛裘，形圓如球，即行路亦像球滾。這是很希奇的，追獵鯨科動物的哀斯基摩人，相貌酷類海豹，面平而有豎起的短髭，形容溫善而稍帶驚惶色；全身皆有油膩之態，他的風俗亦與海豹無異；長期的逸惰之後，代以不得已的活動。哀斯基摩人不但外面衣服穿得寬厚，身內所貯的食物，亦非我們可能臆想的。人們說，每個「生食者」(Mangotaru)——這就是阿爾公根人名其北部鄰居者為哀斯基摩的意義——每次能不間斷地吞下十二，甚至十四公斤的肉或油。這樣奇異的大餐，因往往有長期的飢餓隨之，對於保全身體的熱度，抗拒寒冷的侵襲，是非常必要的。

拉布刺達(Labradors)的伊魯伊人，由少年進於成年的隊伍，須經過二次大的試驗，各少年須斷食數日，以示堅忍；在這斷食的期間，無論有如何豐盛甘美的食物，放在他們面前，由他們自由取用；他們一點也不敢動；寧願自己餓得發昏。

住居的形式亦與環境的情況有密切的關係。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南格陵蘭，因有海潮漂來的樹木，居所便以樹木構造；刺處，也有用石的；但嚴酷的氣候卻逼迫一般建造者構築他們的「伊格盧」(Igloo)（即伊魯伊人住房）於地的深處；牆壁由帶草的泥塊與外蓋以堅雪的苔蘚層築成。北邊的哀斯基摩人，在許多地方所築的圓屋，完全以雪為材料，外通一狹廊，須爬行纔能進去，他們就住在這樣的陋室下，——有時甚至住着十個家庭——脫去一切衣服，點着一盞油燈，在一種窒息的，因堆積的污物漸多而漸次成為臭得可怖的空氣中，挨過數月的冬季。

昔時，伊魯伊人受着氣候的壓迫，自然沒有農業的可能，今日雖然在少數的菜園中，輸入了種植的方法，但亦非常有限；一般土人所有的植物質的食料，除珠菓——覆盆子 (Myrtles) 大葉白莓 (Framboise) ——與味苦的地衣 (Lichen) 之外，還取馴鹿 (Rennes) 腸內沒有消化的草料，作為蔬菜。此外，他們的食

糧幾乎完全是動物質的。亞洲的朱克支人牧養大羣馴鹿；拉布刺達的哀斯基摩人專食獵物。巴芬蘭 (Baffin) 的伊魯伊人往往被飢餓所迫，追獵平原的野物，如「加鹿」(Caribou) 與麝牛等，經數星期而不息，因冰岸 (Frazar) 綿延的位置距海岸太遠，他們不能以船捕魚。但格陵蘭的哀斯基摩人住在爲浪潮所衝激的深海的沿岸，幾乎專門以捕獲海豹爲生。人們都知道他們以如何靈敏的手段如何驚人的本領，在夏日的自由水或在冬日被動物熱氣所穿破的狹隘的冰穴中，射擊他們的目的物。至於射擊水下滑動之動物的武器，的確是一種傑作，上面往往還飾着蝕刻。阿拉斯加 (Alaska) 有些部落似乎曾有螺旋葉 (helice) 的發現，他們把螺旋葉放在他們的矢桿上。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雖有嚴寒慘酷的壓迫，生活不同的各種方式依然能產生，而且能維持於這些冰天雪地的居民中，這就是人類利用環境，適應環境，有隨機應變之可驚的本能的證據。

漁人與獵者的敏銳，仍阻止不了饑饉的發生，此種不斷地侵襲的饑饉，即產生許多奇異的風俗，為每年有可採收穫物之定居者所不了解的風俗。譬如家庭的關係，有時結婚，有時離婚，皆隨漁與獵的必要而定。波恩巴羅（Point-Barrow）「搭幕地」的女子，如果變弱了，不能盡遠獵挑負的責任，即被離棄，留在原處與老人孩童作伴，他的丈夫則另覓一個比較強壯的，能耐一切勞苦，能冒一切危險的婦人跟隨着。

有些時候，遠征的覓食隊為着衆人的幸福，只好拋棄一個罹病或受傷的同伴於路旁；若遇到絕對饑饉的時期，他們又只好演着以人食人的慘劇；但在多數伊魯伊人的團體中，為着公共的利益犧牲是預先規定的。當克龍第克（Klondyke）的金礦未發現，極北居民的政治經濟未受到極深的改良之前，按習慣，一般不能跟隨獵隊，而有餓死於孤立帳幕中危險的老人，皆自願地請求毀滅；如遇有這樣的情況，最親密的親族或朋友，不論在習俗與他們的愛情上說，皆負有此種

殺人的責任。先灌老人以麻醉藥，然後割開他的血脈，臥他於苔蘚的牀上，都是他們須做的工作。在波恩巴羅，此種可怕的儀節更須繼續進行，老人死了，即把他的屍肉拋給狗吃，待狗飽餐過了，然後把狗也殺了，讓大家大嚼一頓，以免死者的靈魂被邪氣侵入，而不降福於生者。

哀斯基麻人中雖有這些慘劇存在，但互助的絕對需要卻使他們比任何民族都相親相愛。他們極喜說話，極易吐露祕密，他們時常互相訪問，時常自這家到那家，自這村到那村，不絕地來往；假如覓食的憂慮不逼迫他們，任他們有閒暇的時間，他們往往自願作數百公里的長途旅行，以訪問他們的朋友。自然的善性，「休戚相關」及喜好接待的精神是格陵蘭與阿來烏安德人（Aloutees）日常行爲的法則。

五 熱帶的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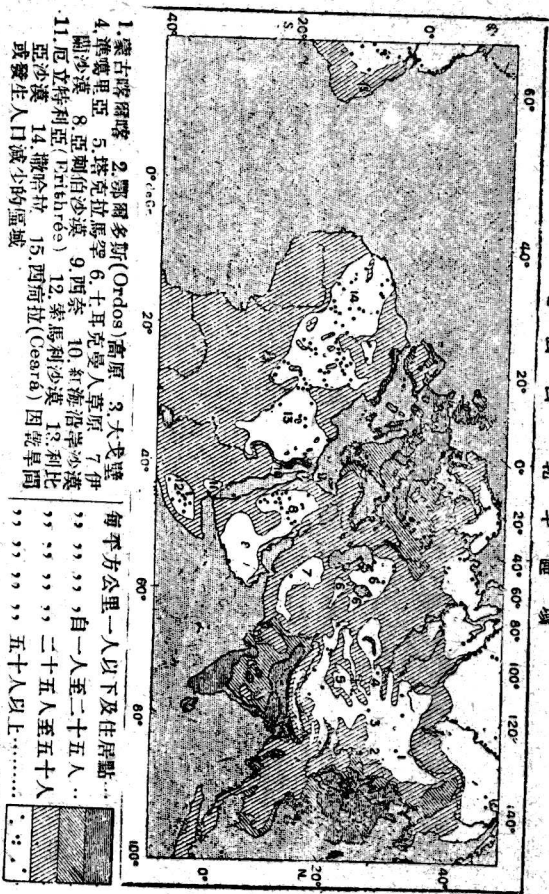
我們的祖先，在希臘·羅馬(Greco-Romains)與中古的時期，都以為太熱的地帶，人是不能生活的。自伽馬(Gama)哥倫布(Colomb)麥哲倫(Magellan)等於尼高(Néhao)時代的腓尼基人(Phéniciens)環航非洲之後二千年，作發現的大旅行以來，人們纔知道實際的情形並不如此，人類是能住居而且生活於太陽光線最厲害的地域的。所以酷熱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無可超越的障礙。「等溫線」指出有些地方的氣候，平均在三十度以上，但另有很多地方，夏季的炎熱超過四十度左右；最後在有些特別炎熱的區域，太陽的淫威因受岩石或沙土的反映竟使寒暑表在樹蔭之下顯出火燒的度數；但人類於此只要稍稍習慣之後，在生活的旅程上便不感到怎樣的難受。

六 乾燥與濕潤

水量比熱度更有影響於一地的住居。適合於生活的氣候，空氣所含水蒸氣的比例數至多不能超過飽和點十分之九，至少不能低於飽和點三分之二；比例數若降至四分之一的時候，四圍的情況就將不適合於生存。另外，空間的水蒸氣若不足，同時土地亦必缺少水量；這就是植物不生，動物不長，因此人類也不能住居的區域。自蒙古至亞特拉 (Adrar) 間，——其中包有戈壁 (Gobi)，喀什噶里 (Kachgarie)，加爾曼 (Karman)，亞刺伯 (Arabie)，撒哈拉 (Sahara) 諸沙漠——所以成爲廣漠無垠，少有人煙的尖月形的地帶，就是因爲空氣與土地乾燥的緣故。南美西荷拉 (Ceara) 雖靠近大西洋岸，但有時因空氣太乾，致當地居民不得不暫時向亞馬孫河流域 (Amazonie) 遷徙。舊世界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的沙漠——其間的「綠洲」也包括在內——地帶，居民的數目僅一百萬，較各大陸居民平均數少一百五十倍。

如果隸屬於冷酷的氣候之下的伊魯伊人，在人種的觀點上說，不是原始的

地圖四 乾旱區域



1. 蒙古喀爾喀
2. 鄂爾多斯(Ordos)高原
3. 大戈壁
4. 撒哈拉
5. 塔克拉馬罕
6. 土耳其曼人草原
7. 伊爾沙漢
8. 亞刺伯沙漠
9. 西奈
10. 紅海沿岸沙漠
11. 厄立特利亞(Eritrea)
12. 索馬利沙漠
13. 利比亞沙漠
14. 撒哈拉
15. 西伯拉(Ceard)因乾旱間或發生人口減少的區域

阿爾泰至喜馬拉雅間的高原及高山因氣候嚴寒，無人居住。巴勒喀什湖沿岸基爾吉斯草原昔時人口頗密，經戰爭蹂躪居民大減，惟現又漸增。亞馬孫河流域地多森林故人口稀少。

人們，那麼，荒漠的撒哈拉的土阿來格人 (Touareg)，酷熱的紅海與印度洋沿岸的奴比亞人 (Nubiens)，白逐人 (Bedja)，達那啓爾人 (Danakil) 或索馬利人 (Somali) 老早是非常混合的人種，很久以前，就已屬於歷史的領域了。他們的祖先會屢次與印度、埃及、腓尼基 (Phénicie) 等發生關係，爲希米阿里系 (Hymités) 文明的一分子；上尼羅 (Haut-Nil) 河的美羅埃 (Méroé) 是他們的古都之一，同時亦爲他們的文化中心；他們認識銅與鐵，至少已有三千六百年，因爲底比斯 (Thèbes) 神殿壁畫上的奔德人 (Punt) 或索馬利人 手中所執的武器與他們今日所用的一樣。近代的宗教發生以後，白逐人 先信基督教，後改爲回教；達那啓爾人 與索馬利人 且曾與亞刺伯人 配合，他們今日都自信地說自己是回教「先知」的同國人，而且是「先知」所信奉的上帝的忠實信徒；有些甚至稱自己是穆罕默德 的後裔。

這些乾熱海岸的居民雖然有那些變化，但他們的行為與生活方式，仍印有氣候作用的形跡。無論他們是亞刺伯人種，格拉（Galla）人種，或尼格里多人種，他們身體的結構與舉動，彼此皆極相似。這些太陽的子孫與極北人完全不同，他們的肌肉瘦實而筋紋顯露，形態健壯而行動輕捷，跑路之快，頗為人所驚異。面有果敢剛毅之色，活潑的眼睛突於眼皮之外。唯一用以保護腦蓋與抵抗日光的頭髮，如獅鬣一般披於兩肩。達那、啓爾人與索馬利人的衣服只有短衫或披肩；他們夜間用以隱身的，只是交錯細枝所構成的茅舍。這一切「阿弗爾」（Afer）或「遊浪者」的食物是最簡單的，因為沒有寒冷迫令他們消耗內熱；只須少許稷，乳，乳酪，羊肉——如住在海岸的只須少許魚肉——就足供他們的食用。白逐人 唐卡利人（Dankali）可說是節食的代表；他們能與伊魯伊人一樣的忍飢，但他們的一餐簡直是食海豹者的斷食。福阿內（Volney）衡量一個敘利亞人（Syrien）的食物，知道他們每日所費的不過一百七十公分的東西。即白逐人：

定不會超過此數的。

貝督英人 (Bedouins) —— 這是人們給一切回教遊牧者的名字，—— 有些頌揚他們節食的詩歌，無異歐洲人讚賞佳肴：『如果飢餓逼迫我，—— 一個亞刺伯的英雄說，—— 我不聽牠，我欺騙牠，我忘卻牠，我請牠滾開，我殺死牠。』另外，還有垂死的人還這樣喊道：『啊！我將在死中替你忍飢，如同我在生時所做的一樣！』●同樣，新大陸梭諾拉 (Sonora) 的巴巴箸人 (Papajo) 在極厲害的日光之下，能二三日不飲水。所以，一般醫生所謂人體的器官須有若干淡，炭，水等分量，纔適合於衛生的話，已被貝督英人與巴巴箸人之體力的強壯與非常的忍耐力所推翻了。巴巴箸人的快跑是不可思議的：他們玩「足球」●一下午能在球

● 根據惠支戴印 (Wetzstein) 的著作。—— 原註。

● 足球不是現在一般人所玩的皮球，是另一種足球。—— 譯者。

後快跑五十至六十公里。

在乾熱之地，風景的單調，岩塊，陶土，灰色沙，或中間雜以極少數綠蔭或只生荆棘和細草的綠洲，對於當地蠻族的知識與道德的性質，極有影響。在此種暴烈與可怖的環境中，生活很難改變；簡單質樸，強制與準確的思想與習俗，經過無數連續的世紀，幾乎毫無變動。但受着熱烈日光刺激的頭腦，卻極易憤怒。復仇的舉動常殘酷而顛狂地盛行於這些地方。在民族的大運動與獨立或侵略的戰爭中，狂信的土人常將他們的勇敢推至可能的極端，甚至及於不可能的領域。回教徒初期的征戰與馬地派（Madhistes）教徒突然反抗英人侵略的怒潮，似乎就是此種無畏精神的表現。

空氣乾燥，土地磽瘠的區域與空氣溼潤雨量太過的地方，絕對不同，後者很不適於人類的住居。關於這點，新大陸的西岸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那裏有些部

分，如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的墨西哥半島，即俗名所謂「熱爐」(Chaud four) 的地方與南祕魯 (Perou) 的海濱，只住有少數鑛夫，採珠者和金屬及鹽類的貪心商人；南北兩處多雨的區域，一處是詐諾斯羣島 (Archipel des Chonos) 另一處是阿拉斯加海岸，雖然土地肥沃，富於森林，且有庇護船舶的良港，卻仍留於荒涼的狀態中。

昔時爲俄國的官吏而造，今日僅爲少數商棧所在的西特加 (Sitka) 村可說是孤島，人們欲在村外旅行，是不可能的。高低不平的土地，到處積着潑水；即在堅硬的斜坡上，雨水儲在松柏科植物互相交錯的根株中，使深厚的苔蘚脹得如大海綿一樣；水點從樹枝間滴下，樹幹流着多量的液體；半腐而黏性的細枝，鋪散在花崗岩的地上，成爲流動體的爛泥。無論大雨從樹枝間下來，或水蒸氣從土地中發出，人們總是時時在水中，或水蒸氣中沐浴。雲自上而下，霧自下而上，二者不斷地交錯混和，囚閉人類於潤濕的流質之間，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下，要極少數的

居民不過着單調的生活而有壯大的發展，怎麼可能呢？尋覓遮蔽所，就是他們最大的顧慮。

有很多地方，因繼續不斷的濃霧阻止人的安居，雖有利益，人亦不願享受。吉爾古倫 (Kerguelen) 大島的地面，絨草暢茂，頗適於耕種與牧畜；羅斯 (J. Ross) 根據他的經驗說，此地動物如較近兩極的美洲海的福爾克蘭 (Falklands) 羣島一樣的能繁殖。島上平均的氣候是百度表四度左右，恰與奧史陸 (Oslo) 莫斯科的一樣。再則，吉爾古倫除有許多天然的良港之外，地位又適處新金山 (Nelson) 與海角市 (Cap) 中間，為兩地航線的孔道。但遊歷過此島且在牠的大風烈雨中住過數月的航海家捕鯨者與少數自然科學家都沒有記述鼓勵人們向此殖民的說話；從西面來的連續的暴風雨，把高山平原都包裹在細密的濃霧之中，即海鵝 (albatros) 於此也找不到可棲的岩石。據一般旅行家說，吉爾古倫的確配稱一七七六年科克 (Cook) 所給牠的「煩惱地」(Terre de desolation)。

繼續不斷的下雨亦使人類遠離熱帶肥沃而富於貴重金屬的山谷。祕魯安達斯山 (Andos) 喀拉法亞 (Caravaya) 金礦，在十九世紀終於被那些貪得金塊的西班牙探礦者拋棄了。厄瓜多爾 (Ecuador) 境內向着亞馬孫河的安達斯山斜坡，現在也依然還是留着無人居住。納瓦達山 (Sierra Nevada) 東面低原，聖大馬爾大 (Santa Marta) 與哈喀河 (Rio Hacha) 中間，雖往往有淘金者到此冒險，但每日有定的下雨與無可計數的吸血的與傳佈病菌的昆蟲，卻使一般礦夫，喪失勇氣。不過，明日的工人，大概會勝利地安居在這些地方。

土地的濕潤往往妨礙一地的生活。一般旅行家很謹慎地遠避的愛爾蘭 (Irlande) 「夸金泊格」 (Quaking bogs) (浮動的泥炭坑)，先須經過漸次使其乾燥的長時間，然後方可耕種。即美洲的「得來孟大爾」 (Trem mdales) 與「湯勃拉特拉」 (Tembladeras) 也是一樣。紐芬蘭 (Tene-Neuve) 大島

● 「得來孟大爾」與「湯勃拉特拉」和浮動的泥炭坑同義——譯者。

的內部新近尚留爲未知的區域。有少數冒險家曾大膽地從事於探險的旅行，他們穿過遍地岩石，小湖，瀦水，沼澤與枝幹混雜，旅行家於此不易維持其身體平衡的松柏科的灌木叢。今日人們費了很多金錢，建造鐵道及馬路，纔使內部與海濱溝通。

七 奴埃爾人的生活

然而人類並不是絕對逃避濕地的：上尼羅河多湖區域，便是一例。這裏，在不久以前，當漲水的時期，江水被所謂「河輓」(Joug des rivières)的堤岸阻住，汎濫成爲廣袤無定的大湖，其中散着許多「賽特」(Sedd) (意即大草島。) 唐喀(Danka)黑人——特別是其中名爲奴埃爾(Nuér)的部落——雖不是完全生活於水中，至少是棲息在被水淹沒的河岸或半固的「賽特」上，因他們

的態度恰像捕魚的水鳥，旁邊的居民皆以他們當作笑話的資料。他們的身材很高，大腿長而瘦，能如長足鷺（heron）一般的，一足立於水中，一足露出水面，腳底支住膝部，屢數小時，而不稍改。他們的走路，首先很謹慎地把一足放入溼泥的水下，恐怕踏着生物，然後把另一足向草莖之上舉起；即在乾地，他們也保持着涉水鳥的姿勢。

唐喀人常是裸體的，衣服妨礙他們的涉水，若溼的織物穿在身上乾燥，勢必產生寒熱症。於是習慣成道德，奴埃爾人視穿衣服爲可恥；文身的傷痕，足圈，手環，手鐲等已足供他們裝飾之用，身體的衛生要他們的皮膚塗着灰土以抗溼氣，故唐喀人每次燒草之後，都很喜歡如騾子除了重負一般的躺在灰上亂滾，使重立起來，全身成爲灰人。至於領有許多畜羣的富人，則先把全身塗着油質的物品，然後再蓋以時常應用的乾獸糞。

八 瓦拉翁人 沼澤人 蘭達斯哥人

世界還有許多別的地域，如印度支那（Indo-Chine），巴西的馬的鳴羅（Matto Grosso），巴拉圭（Paraguay）與阿根廷（Argentine）的大沙谷（Gran Chaco），生活着許多別的與奴埃爾人同樣兩棲的蠻族，他們住在表面堆着腐爛的蘆葦，而底下隱有深水的浮動的土地上，時常與獵魚鳥爭奪魚類。這些民族真是沼澤的囚徒；只有經過長期的漸次的習慣之後，纔能生活。洪保特（Humboldt）繼着許多旅行家，細細敘述，而使其著名的瓦拉翁人（Quaraouni）又不是四周「自然」的俘虜麼？十九世紀初期，瓦拉翁人的數目比較今日多四五倍，當下河勒諾哥（Orinoco）河四十支流中的各島，被汎濫的江水淹沒得如一塊白布一樣的時候，他們尚以樹巔爲住屋。他們把五六株「安岱普」（enterpe）

棕樹的末梢組成屋頂的形式，然後架以薄板，於是他們離水數公尺的「空中樓閣」就此落成了！

不錯，他們與歐洲人接觸之後，發生新的習慣；今日他們平素所居的茅舍若被江水浸沒的時候，已有堅固的小船作為住房；但抵抗水的爭鬥仍為他們最要的事務；譬如他們要造一條通過森林的道路，即把砍倒的樹木，橫列成行，然後再聯以棕索。遇到漲水的時候，全路浮出水面，彼此各不離散，頓成一條長筏。至於安置死人，他們則把屍首塗上一層厚的黏土，懸在他們茅舍旁邊的樹枝上，或吊在他們小船的一端，往來於江水中，讓魚於數小時內，完成其分解的工作。

即在文明的歐洲，一般城市的住民雖然完全適應於近代的習慣，但還有許多奇異的，為昔時環境所迫與今日地方情況所許的風俗，——雖然已漸得近代文明的改善——依然繼續存在於鄉間。如繁盛的漢堡（Hambourg）附近，易北（Elbe）河沿岸低地的園丁與農人，尚用高蹻，行走鄉野，便是一例。諾阿冒梯埃

(Noirmoutier) 島上，許多別的生活於「海水溝」(Etiars) 兩岸的「沼澤人」(Maraijins) 以土漿和着腐碎的蘆葦建築他們的小屋，外面再蔽以燈心草類 (ronches)，並塗以厚層的爛泥，以抗海風的吹襲。他們步行平原，須常帶一條長木竿，以備跳躍溝渠之用。

至於格斯科尼 (Gasogne) 沿海湖區附近的蘭達斯哥人 (Landescots) 立在兩公尺高的高蹠上行走，可說是世界唯一的景象。此地的牧場，從前佈着許多瀟水與深淺無定的水蕩，牧人的兩腿如果不備着這些怪異的「雙嘴」(Chaqueques) (高蹠)，便不能跟隨他們的羊羣。這些酷類涉水鳥 (colassier) 的人們，身上穿着絨毛被時間侵蝕的羊皮，手裏織着襪或絞着線，莊嚴地在大石南 (brandes) 羊齒 (Rougères) 與燈心草 (Jonc) 上走過，好像有術士踏着草本而不使其莖幹低屈的本領；隱在荊叢中窺看的旁觀者，以為他們是在地平線之上的空中行走呢。

九山嶽

山是地球各種不同的環境中，最能予居民以特別的性質，不同的習慣與奇異的風俗的一種，以其全體的物理情況說，牠之影響於人非常有力。如壁壘一般地矗立於平原上的山脈與誘人向無限方面任意移動任意奔走的沙漠和草原，截然不同。世界好像完全被這些「城牆」幽閉了，山腳的峻岩絕壁好像就是自然的最後和明顯的界限。山麓居民擁擠，活潑而有生氣，如同海水擊着海岸的懸崖一樣；再上一點，忽然有峻巉的岩石，崎嶇的高地，爲人類前進的障礙。然而人類覓食的壓力，終於把社會的羣體，從許多「城門」中，引導進去，那些起初以爲不可近的地域，終於有人居住了，而且其中地位寬廣，食物充足，居民自成一個天下，與外界完全隔絕，因他們孤立的結果，一種特別的文明便漸漸地孕育起來。

新大陸各種不同的人種，如墨西哥的那瓦爾得人（Nahuatl），姆伊斯加人（Mixteca），基叔阿人（Quichua）與愛馬拉人（Aymara）就是這樣形成的，有些盆地四周圍着美麗的雪山，雪山向下傾注牠的瀑布，簡直是天然的花園；喀什米爾（Kashmir）山谷與其大湖以及離水不遠的草場，就是如此。卽瑞士，牠的一半面積爲草場與樹木茂盛的田野，西北圍着猶拉（Jura）山脈，恰像一個內谷。然而有些山脈的摺皺，雖然包着很廣的可居之地，使幾百萬人的民族棲息其中，但大多數的高地，皆隱匿牠們的住民於陝隘的山谷中，四圍閉着淡灰的峻岩，卽有貧瘠的草地，亦往往雜以坍塌的大石，使人時常有被懸岩壓斃之險。

這些天然的監獄與外界交通極難；有很多的山地，其吸引的自然中心不是在牠們傾斜的山坡上，而在相反的，另一河谷的方面。這裏，在牛羊來往的草坡間，尚能找到可通的門戶，與外界接近，而流水的這一邊，唯一的出路只是一條狹小而危險的裂縫；故旅行家往往喜歡冒險去攀登可怕的岩石，而不願走着這種上

瀑布，下深潭，而中絕壁的峽道。所以，當人們沒有費極大的資本，在該拉斯(Quercy-Pas)谷之可怕的基爾(Guil)瀑布之上的岩石間建築近代的道路之前，此谷與外界的交通，皆從北面通勃里安松(Briangon)的伊蛇爾(Isourd)嶺經過。

有些過道是那樣的難走，故南法蘭西的阿爾卑斯山間，常有「閉谷」(Cluzee)之名，表示這是真正與外界隔絕的天下：要想離開此谷，非得另尋出路不可。一切山脈的詳細地圖上，地獄谷(Vals d'Enfer)、世界盡頭(Bouts du monde)、伐爾叔柴(Valchiusa)、服克魯斯(Vauchuses)、克勒姆(Klemme)、克里蘇拉(Klissura)……等地名，總有百數左右，每一小谷皆有少數為世所忘的人類，他們的世界僅此區區四周繞以岩石與冰雪的山地。大馬色(Damas)東面，

● 地獄谷，世界盡頭，伐爾叔柴，服克魯斯，克勒姆，克里蘇拉，諸字皆有與世隔絕或關閉之意。

譯者。

敘利亞沙漠間有一地，名沙法，(Safah) 真是一個自然的監獄，其中隱着許多被迫害的部落，地形非常奇異：只是許多蜿蜒的火山岩裂縫，人們入內如入迷宮一樣，任何敵人都不敢跟追逸者至此。內中物產只有使人與家畜不死於飢餓的分量。

如果地域是閉塞的，那麼，居民與居民的思想也一定不會開通，(特羅比 (Trobriand) 語。) 住在這些閉塞山谷中的人們，因迫於他們貧乏的富源，不能與下面平原的人民有同樣複雜的文明。他們只能從事幼稚的工業，種植一小塊可耕的盆地，牧養他們的家畜與追獵山中的禽獸。

根據許多歷史家毫不思索地所採用的故事說，平原的居民是從山上循河而下的。但遷徙的真實情形，卻正與此相反；高山居民是平原的人因避敵人或逃饑荒，心想找到一塊可靠的棲身所或肥沃的土地而遷居上去的。深山的高谷是最好的避難處。我們於此能找到人種極其不同，而先前所生的環境又極其殊異

的「遺民。」然而他們的來歷與原始的習俗雖然不同，但所受的環境影響卻很一致。首先，空氣的缺乏要他們有同樣的肺部；真的，生活於海拔二三千公尺之地的人們，一定不能呼吸到低地面同量的養氣。但是，人類卻以生理的改變作為自衛的武器；海邊人的每立方公毛含有五百萬左右的血球，若高度上升，則血球的數目亦增殖，高山的人民幾乎有八百萬以上。這些改變的結果，使山居者胸部的容量特別發達。所以基叔阿人、愛馬拉人與西藏人（Tibetans）等的偉大軀幹與四肢比較，在平原的人看來，是極不相稱的。即住在哥倫比亞（Colombie）與墨西哥高原僅三四世紀的西班牙人的純血子孫，若與他們加斯底耶（Castilane）同種的兄弟比較，上身的大小，彼此非常不同。

我們這些於夏季上山避暑的旅行家，總歡喜呼吸青草的香氣，我們高興採摘鮮艷的山花，我們很安逸地散步於赤楊（Aunes）枝下，谿流岸旁，我們普通總不願意想到囚閉於夏日那樣雅緻而可愛的高地上的原始山民與其子孫的

生活的情形。劃在懸崖之上的蜿蜒的馬路，與築在岩下，通過山岬的鐵道，引導我們進這些昔時與外界隔絕的小宇宙，使倦於生活與心身疲勞的我們，恢復我們形體的，智慧的與精神的平衡。在這些高的地方，以我們看來，好像一切都是美的，但一般土人卻知道住在這些狹隘的區域上，生活是如何的困難呵。

阿爾卑斯有很多的山谷，每年有一部分時間，完全見不到太陽，冬季每日沒有直接和分明的光線，有的只是近夜似的暮色。中午的時候，鄉村的人們很憂慮地目送着那掠過山巔側面的晨曦，一瞬間，只見微光漸漸地消滅了，留給山間的只是昏暗的，死屍似的陰影。住在高谷與住在兩極的附近一樣，黑暗比寒冷更難忍受。所以一到春天，這些黑暗的人們見着先露上弦，後顯全面的太陽，如神一般的降臨，他們的心中當如何的快樂啊！他們正如敬神一般的敬牠呢！不久之前，得馬爾谷 (Val Godemar) 安特里歐 (Andrieux) 村的人民，經過一百零二日——自十一月一日至二月十日——的陰影生活之後，到太陽重現其金黃色的圓

面時大家聚集在瀑布的橋上獻牠以圓的炒蛋，此種粗陋的象徵無非求神對他們降福而已。

缺乏光線即缺乏衛生；時常陰暗，時常潮濕的斜坡腳下，於人體的發展大有妨礙；住在這裏的人，骨節易硬，常有佝僂病（Rachitisme） 甲状腺腫（Goitre）甚至白癩的危險。殘疾如癩癬，跛足，眼盲，耳聾等亦以山間居民為最多。昔時阿爾卑斯山有一維拉角阿得婁（Villard-gotireux）●的村名，字義非常恰當，山村中即雞犬也拖着垂地的長肉，笨重地難於步行。喜馬拉雅（Himalaya），比里牛斯，高加索（Caucase）以及美洲的安達斯等山皆有體弱，佝僂與白癩的人民，高加（Cauca）之哥倫比亞長谷的百姓大多數患着甲状腺腫症。

有些多山的區域，除固有的可怖的環境外，還有冬季冰雪的鎖閉，使居民的

● 意即甲状腺腫患者之村——譯者。

生活失掉完全的自由。要想不被冰雪壓斃，須有特別堅固的住所，雪下的走廊就是與外界通氣的唯一出路。溫暖時期所積下的食物往往不足供給變成穴居的家庭的食用，他們又沒有土撥鼠（Marmotte）睡着消化體中剩餘脂肪的本領；故一般壯年者時常拋棄老人婦女與孩童們於冰山雪穴中，自己向平原方面尋覓生存的方法並且滿足冒險的需要。因為平原對於立在岩岬上，讚歎其景色的山居者，實有無限的引誘力。薩服阿（Savoie）部分的阿爾卑斯山人有一句諺語說：『上帝在夜裏經過山上，看不見山上的情形，』就是怨恨環境險惡的意思。

十 山民的職業

在歐洲的一切民族中，瑞士人以數量言，雖不很多，但其分佈於地球各部分，卻極均勻。因為他們在萊茵（Rhine）倫尼（Rhône）多瑙（Danube）與日遜

(Tessin) 諸河所到之處經營商業的知識，給他們以如何分配耕地與如何向外發展的技術；所以僑居的知識沒有過於瑞士人的。

冬季中無時不有山居者的部分遷徙，此種遷徙終於成爲一種完全有定的節奏；平原的人民見到他們這樣有定期的下山，也漸漸地習慣了，好像看慣了季候鳥的旅行一樣。他們攜着山間有用的或好看的产品，如水晶，貴重的植物，希奇的禽獸之類，使別人高興與他們接近，他們並且以暫時的勞動交換必需的麵包。生活的必需使他們學得特別的職業；他們知道使自己成爲大家所不可少的人，他們因勤於替人服役，故自這一蠻族到另一蠻族，並不使人生厭。

不久以前，在鐵路尚未建築，南美社會經濟沒有互相溝通以前，爲阿波羅旁拜 (Apolobamba) 山中，阿波里斯大 (Apolistas) 民族一支的哥拉瓦也 (Collahuaya) 的玻利非亞 (Bolivia) 部落派出他們的壯丁到四周的地域去賣各種藥草，磁石，與製好的藥品，甚至利馬 (Lima) 法爾巴米索 (Valparaiso)，不宜

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里約日內盧 (Rio Janeiro) 等處，都有他們的足跡。最能幹的——這可以從他們所攜的大十字架上認出，——享有良醫的榮譽。經過多年這樣漂泊的生活之後，這些「祕魯的印地安人」(Indios del Peru) 小心地背着沉重的錢袋，有時甚至領着載有重負的騾羣，回到他們的故鄉去。他們承認他們不在家時所生的子女，他們教育他們的少年去繼續他們行醫負販的生活。

人們所頌揚的山居者的勇氣亦是他們所住的環境與所過的生活的結果。在道路沒有建築之前，他們藉着外人所不知的自然潛伏處，迷宮似的豁谷小路，及險要的峻岩，便能抵抗一切的攻擊。山的自然堡壘已足供他們自禦，他們用不到卑劣的城牆技術。他們在狹小的區域中。彼此如兄弟一樣的相親相愛，自由自在，他們以為這是他們美德使然，不是環境的特利，他們因此輕視那些浮生於平原上，受着別人壓迫的羣衆。他們不認識各地方間的仇恨，他們負販時所過之地，

若有戰爭，絕不袒護任何方面；但一切職業對於他們都是好的，他們有時以身體暫時租給人家打仗，他們即成爲最忠勇的兵士。當阿卡米尼（Achémenide）帝國的時代，蘇西亞納（Susiane）平原給「大王」（Grand Roi）以金錢，馬爾得（Mardes）與希加尼（Hyrcanie）諸山則獻他以戰士。亞里奧斯得（Arioste）所謂「何等卑賤的畜生！」（Quei villan bruti）的中古瑞士人，就以殺人與劫掠爲他們的社會任務！

十一 山民的獨立性質

但這些是例外，他們的每一羣體普通並不如此。他們所居的每一山谷皆有小共和國的組織，若遇平原的攻擊，他們即與周圍的山谷聯合，成立同盟，共同抵抗；平原攻擊，一日不停止，他們的同盟亦一日不散，故他們往往爲無敵的團體。

今日各大政治國中，尚有獨立村鎮的存在，就是這個緣故。喀蘭喀納里亞（Gran-Canaria）島的古安雪人隱在他們的岩洞中抵抗西班牙人的攻擊，歷時甚久。亞泊爾人（Abor）與其他許多東喜馬拉雅人非但有山的庇護，而且有季候風（Mousson）時期傾盆似的大雨的協助，所以直至今日，還沒有奴役他們的主人，雖然侵略的英國人常想壓迫他們。

無論比里牛斯，阿爾卑斯，巴爾幹（Balkans），高加索，喜馬拉雅，崑崙，安達斯的科的勒拉斯（Cordillere），世界沒有一處山地，在牠近代的甚或現在的歷史中，不有離平原政治團體而獨立，而自成一共和國的特殊社會的例子。喜馬拉雅與外喜馬拉雅二重大山之外；滿地大雪的拉薩（Lhasa）是最後為遠征軍隊所襲潰的六城之一。愛底渥皮亞（Ethiopia），有些區域，山間峽道與豁谷生得那樣深幽險要，簡直是不可超越的小宇宙，往往為各王國的界限。乞力馬札羅（Kilimanjaro）山八百平方公里的面積，住着六萬左右的人口，而獨立的國家，卻有八

十三個；山的深澗峻壁形成自然的界限，把人類如羊羣一樣的鎖閉住。（梅易
〔Meyer〕語）

強於守衛的山民，對於要先有一致行動之準備的進攻，卻只有非常薄弱的力量；山的結構使他們習慣於各自爲戰的行動。他們時常是劫掠的盜匪，而不是開疆的侵略者；一切以全民族生命爲孤注的大戰，幾乎都演奏於平原上。

再則，每一山脈簡直是全地球的縮影，其中包有形形色色因溫度、地質、方位、形勢等不同而發生的各種差別。上倫尼河的大谷中，有瀑布所帶來的沖積土，肥沃沖積土的斜坡上村屋擁擠，人口繁多。大凡圓錐形的山面愈廣，而流水又豐富的區域，則其住民亦愈衆多；向太陽的河谷較利於耕種，故相接的農村亦較密。

十一 安全與其缺點

在原始文明的時期，安全的追求迫着人類向鎖閉的高谷，有沼澤庇護的鄉村或通以蜿蜒屈曲之狹廊的洞穴中，尋覓牠們的住居。其他的原因，——例如虛榮——也使人利用矗立於平原之上的峻險的岩石。中古時期的封建諸侯，往往在便於劫掠行人的地方，建築他們的宮堡。山巔有時被人選為墳地；一般首領總歡喜在這裏安置他們身後的住所，這大概是他們想藉此而與他們的神明接近。

哈利 (Hauran) 的火山峯，埋着很多的墳墓；據說，亞龍 (Aaron) ①與摩西 (Moses) 都被他們的上帝葬在高山的。

一切都是互有得失的；安全是與生活隔絕的隱居；繁殖與統治的力量總時常屬於四面開通而沒有迷宮似的狹道為障礙的區域。大凡交通比較便利，氣候比較溫和，同時土地比較肥沃，少有厚密的荆叢，險峻的岩石與泥濘的沼澤，而多

① 亞龍 (Aaron) 係摩西之兄，——譯者。

有潔淨的流水的地方，居民的發展一定比較寬廣。高度，生產與氣候的均勻是最適合於原始人類之存在與繁殖的條件。但這些安適的條件是最能助人去鍛鍊天才，使其在發現與智的進步路上一往直前的原動力麼？當然不是的，另外當然要有一部分的障礙激動他去作不斷的努力；困難太大，物種之力不能勝任，物種便有滅亡的危險；但環境太順利也足以發生覆沒的結果，所以鬪爭是必需的。不過此種鬪爭應以人的能力為標準，不可超過人力所能戰勝的範圍。

十三 草原

既沒有高山，又沒有深谷，河淺溪狹，四無洩際的牧場——草原(Steppes)，若與山谷鎖閉的羣山比較真是一塊行旅自由而無地平線限制的樂土。地上沒有什麼部分比果戈理(Gogol)與屠該涅夫(Tourgeniet)等以那樣溫柔悅

之筆法所敘述的，及貝督菲（*Bedouin*）等以那樣熱烈之聲調所歌唱的無窮盡的平原，更有空間的歡樂。土地是灰色的，一致的，沒有什麼隆起的東西阻止視線，浪游無定的想像，便油然而生；在這無限的世界中，思想既然能自由地奔馳，毫無阻礙，人們於是就相信自己是在空間的驕子，如羚羊（*antilope*）與飛鳥一樣。然而，颶風時常是這些低地的暴君；這裏如海上一樣，猛烈的風勢往往揚沙拔草，爲人類的大患。

草原的人們雖然自由在地任意往來，卻不因此而稍有分散；他們循着水源與草場的吸引，依他們的愛力（*attrait*）而組成家族或部落；互助的必要和人與人的自動合羣性，使他們如這些今日已被他們馴養，而與他們同際遇的食草獸一樣，成立許多羣體。但水源有時會乾涸；被家畜吃至根腳的草場有時不能予牲畜以充分的食料；這地方的獵物往往逃避到別的地方去；於是大家只好向較適合的地方遷徙，從此，一種由季候規定的節奏漸漸地成立於部落的來往間。

從這牧場到那牧場的有定的移動是草原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惟一變化。

在赤裸裸沒有樹木的無限的平原上，生活實在是太單調了，居民受着環境的影響，不能有自動的改良與進步；他們即經過無數世紀的時間，仍常滯留於文明的同一階段。但他們的部落若遇到長期的乾旱，大火，與別種災禍的時候，則全體攜着老幼，婦女，家畜與幕帳等等，向外移動。這就是全民族的遷徙。

務農的蠻族，生活分散，環境各異，有的住在高山的小谷中，有的住在湖邊，有的住在河岸或森林的空地間，他們彼此間很難集成廣大的軍隊。但那些由習俗與生活方式合成的遊牧者少有分離的質素：他們因慣於草原的奔馳，極易團結一體而沒有落後者；一整個的民族能集合在一草原的摺皺上。

十四 森林

如果多草的平原便於移動，予人以遷徙的本能，那末，森林如山嶽一樣，就其住居範圍之突然縮減的觀點說，真可視為天然的監獄。原始的森林（aêve）絕對不是如歐洲北方的森林一樣，在我們的森林中，橡樹（chêne）山毛榉（hêtre）或別種松柏科植物（Conifères）彼此間是有一定的距離的。在原始的森林中各種大樹與熱帶的植物，枝幹錯綜，遮蔽天日，樹下陰暗，一切都是障礙，如果旅行者離開踪跡無定的小徑。只有小小的浮光從樹枝與樹葉的密叢中偷射下來。距地四十公尺高的森林，頂端耀目的鮮花如錦緞一般的鋪在厚密的綠海上，飛鳥很快樂地翱翔於自由的空間，以翼掠過碧綠的波濤，美觀是美觀極了，但底下的人類，卻僅有象或貘（tapir）所開的小徑可循，不時地在黑暗中與樹幹，根枝，葛藤，荆棘與別種寄生植物衝撞，沒有半點行旅的自由。

連續的森林，如亞馬孫印地安或剛果（Congo）等大林，為地球上最保守的質素；住在其中的蠻族，生活沒有多大變化，始終維持着他們的原始狀態，因為他

們四周環境改變的速度非常遲緩，他們一世紀一世紀的過去，孤立地自成一個天下，外人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存在。原人或至少與原人近似的民族，常被發現於深奧的森林中。世界有很多地方，「蠻人」「林人」(Forestier)「樹林中人」(Homme des bois)「奧蘭烏丹」(Orang Outang) ①——等字的意義完全相同。如果人們除去森林，同時即除去森林中的部落，因為此種部落太隸屬於牠的環境了。『誰砍一株橡樹，即砍一個塞爾比亞人 (Serbe)』當地的諺語這樣說，這些地方的鄉村都是隱於大樹濃蔭之下的。

森林的部落，生活於地窖似的溫濕的空氣中，膚色普通較原野間的人民白得許多；他們的形態柔嫩，性格多懼；不敢與外人接近，完全與漫遊的沙漠人相反。

新世界 ② 最無知的蠻族，住在巴西 (Brasil) 大森林深處，陀斯 (Doe) 日基丁

① 「奧蘭烏丹」(Orang-Outang) 爲馬來語「山人」意即猩猩。——譯者。

② 新世界指美洲。——譯者。

宏哈 (Jequitinhonha) 兩河沿岸的阿伊摩爾人 (Aimorés) 或波多古陀斯人 (Botocudos) 還不知道建築茅屋，組結吊床 (hamac) 編織提籃，製造陶器與耕種土地。這些印地安人雖然與森林的禽獸一道生活，對於這一切動物的世界，有準確的認識，但對於馴養牠們為食物，為負重運輸，或為襄助追獵之用的牧畜方法，卻毫不明白；這是因為環境的物質情況絕對不許此種知識的存在。在那些非爬不能過去的厚密的樹叢中，叫人怎樣領導牠們的家畜呢？當地有許多部落，如哥羅阿陀斯人 (Coroados) ——「剃髮者」(Tonsurés) 或「裹頭者」(Conronsés) ——還剃光他們的頭髮以避樹枝的牽制呢！

森林的人民，因其居地的緣故，分散是必然的，他們只能有小團體，甚或少數家族的聚合，他們只能靠着採拾，遊獵或幼稚的農業，維持他們的生活。據旅行家的敘述，有些民族，人數不過數千，卻分佈於人們要以數日路程纔能經過的極廣的區域中。

語言也如人種一樣的分散。每一人類的小團體皆不斷地改變他們的說話，這樣，不要多少年代，各地不同的土語便發生了。在不幸的一戰或江河的汎濫之後，某種語言往往能與用牠的部落同歸於盡。大家都知道委內瑞辣阿都爾（A. Tures）蠻族的歷史，蠻族的人民消滅了，僅留下一隻鸚鵡繼續他們的土語。這種怪異的事實激動了好些散文家與詩人的靈感，使他們在這隻鳥身上，費了好多文學的筆墨：我們在這個歷史中所見到的就是世事的悲慘與命運的殘忍的嘲弄，使一隻無知的鳥類做一個民族的才能與精神生活的繼承者。但這是一切流於孤立，隨遇而安，沒有反抗精神與不實行互助之人的必然結局。他們生來就是滅亡與奴隸境况的候補者。

在森林所形成的鎖閉的環境中，我們能找到許多身體形狀與思想方式都極古舊的人類的代表。非洲與南洋羣島（Insulindes）的矮人只能存在於厚密的森林深處，森林好像就是他們的生命。處於這種別人很難到達的環境中，思想

怎麼能有較大的變動呢！加以人類相互的敵視又在這裏張大「自然」所迫成的孤立，使尼格里伊人完全適應於森林的生活。

即在文明的，道路如蛛網一般的歐洲，那些住在大樹林中的樵夫，燒炭匠與製松香者也時常忠實地保存着開通的鄉下人已經忘了很久的古時的傳說，故事與詩歌。他們同時也是中古時期所獲得的自由的衛護者；里昂（Lyon）的木匠，拉宿（La Chaux）的樵夫，與格爾特·弗萊內（Garde Freinet）的製瓶塞者時常是熱心的共和主義者，而且是共和國未成立以前的共和主義者。他們雖然沒有成立一個獨立的部落，但他們的生活幾乎完全與附近的鄉人或城市人無關，他們仍保守着他們較古的思想與習慣。所以現在有些熱心的，但已被懷疑侵入的天主教徒都羨望地讚頌着這不可動搖的『燒炭匠的信仰』（For du charbonnier）。

十五 島嶼沼澤與湖泊

不論他們所以孤立的地理原因如何，留在時常活動的人類之外的家族或部落，總是固執地保守的。再則，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參預思想的人數愈多，則思想的進化亦愈速。遺在大洋中的島嶼，雖然同樣地有人居住，但居民的習俗與制度卻與附近的地域完全不同，牠簡直是一個微小的宇宙（Microcosme）。

喜布黎得斯（Hebrides）島洋面聖基爾達（Saint-Kilda）小羣島的一個小島中，住着一個由二十家組成的小團體；其中有碧綠的小谷供他們牧羊，有很多的海鳥供他們狩獵，但若沒有蘇格蘭（Ecosse）的船舶把食物運給他們，他們就有餓死的危險；船舶供給食物固然很好，可是聖基爾達的格埃爾人（Gaels）新近卻因此而受到感冒症的傳染。另外，此地新生的嬰孩往往死於「七日瘋」

(大概因食物太單調而起的一種拘攣症)居民在海鳥身上採取食用的肉，燃燒與發光的油和臥牀的羽毛。在冰島(Iceland)南面，威斯特馬內斜 (Vestmannaeyjar) 羣島上，同樣的情況產生同樣的結果。

提里斯當岡哈 (Tristao d'Acunha) 島是一個四圍繞着寒冷與暴風雨的可怕的監獄，其中的居民因有衛生的優良情況，固然大享其健康的幸福；而且還有歐洲勞動者所要求不到的安全的食物，可是他們因太覺孤立，每年要求不列顛政府贈他們以另一故鄉。更近於南極的古亞爾伐萊 (Gough ou Diégo Alvaraz) 島既有優美的豁谷，又有可愛的風景，遭難的航海者至此生活，可無問題；可是也因孤僻的關係，被人們視為可怕的地點。

沼澤與湖泊的人們如島民一樣也常留於人類之外；他們保守他們的舊習俗，歷許多世紀而不稍改，外面的一切，皆不能與他們接觸的喀喀 (Ticaca) 湖的烏魯 (Uru) 人，便是一例。從十七世紀初葉希來拉 (Herrera) 描摹他們以

來，他們只有隨風搖動厚密地生長在湖泊淺水中的「多多拉」(Totora)蘆葦，作爲他們住居與生存必需的資料。蘆葦的茅舍建立於蘆葦編成的大筏上，這就是他們的住宅。他們的基本食物也是「多多拉」他們以「多多拉」的根和着魚或水鳥肉，作爲充飢的美品。他們雖常與沿岸的基叔阿人及愛馬拉人發生關係，但他們不願遷居陸地，他們只願與同類者團結一起。

十六 江河

如果鎖閉的山谷，森林，小島，死水或靜水的地方，隔離人類，在人類的歷史上，是保守的要素，那末，供人航行，促成農業進步，使人漸漸向外遷徙的江河，真是生活發展——或明白點說「文明」(Civilisation)的主因。

流動的水，影響於人類的歷史如此之深，——其實，人類本身也因境遇無定，

時常與水一樣的流動的，——以致有些思想家，特別是著歷史諸大河（*Grands Fleuves historiques*）的來翁·梅支尼可夫（*Léon Metchnikoff*）在研究各民族的發展時，很錯誤地把他一切環境的要素都忽略了。他們在原始時期文明已很進步的埃及，加爾底亞，中國，印度河（*Indus*）與恆河（*Gange*）等過渡時期以及前後希臘時期的極長的歷程中，只見到江河是人類進步的主因。

因各種不同情況的結果，有些江河被自然的障礙截斷，或被繁茂的水草塞住，漸漸變為潭泥的沼澤，以致牠們水流的全部或一部分不能盡其便利於人類的任務；河床突變，水流擺動，灣曲常邊，方向易轉，深的森林，或厚密蘆葦時常半沒於河水中間，使浮動的兩岸不能近人，這不但無益於人類，而且是人類文明的阻礙。

我們所住的區域有很多古城往往建築在內地的邱陵上，與水岸的森林和沼澤離得很遠。為世界大城之一的維也納（*Vienne*）避開多瑙河，曾歷很長的

時間，直至今日差不多依然如此。法國格羅內（Garonne）河流域的大城，如都羅塞（Toulouse）與亞純（Agen）等也可說是一樣。屈曲的萊因河上，所謂「船戶城」的西法斯丹得（Schifferstadt）也在距河很遠的堤岸上構造牠的住屋。在植物叢生的熱帶地域，河岸往往為附近非船戶的部落所深懼。

至於由自然生成——如有些特利區域的江河——或由人工改造成的合規的河流，的確是歷史各大運動的創造者。如此深奧寬廣，奔騰不息，初看好像如命運一般永恆不變，其實是一漲一退變化無窮的流水，怎麼不使人們感動呢？洶湧的浪濤，微皺的波紋，眩目的光輝，怡神的陰影，這一切變幻莫測的現象，那一樣不是刺激人們的精神的呢？！牠真是空間與時間的戰勝者呀！他如鏡一般的表面，不知映着幾多世代的遺影咧！這樣雄偉的江河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住在牠兩岸的初民毫不知道。他們的想像總以為牠是由某神傾瓶倒下來的，如拉馬也那（Ramáyana）經上所說，神剛格（Gangá）●從天際跌在西伐（Siva）●頭

上，『游過三個世界』以喚起宇宙的大歡樂，就是這個意思。

這條河究竟流到那裏去呢？初民也不明白，不過逸去的碧波卻引着他的視線，他自覺有跟着牠去訪問未知之地的要求。流水不斷地引誘他，要他如成行結隊的飛鳥一樣，向河谷的彼方去旅行。詩人在西蘭納 (Sirens) 或羅蘭萊 (Lorelei) ① 在那個從水晶一般的水裏躍出，要我們向水的深處投入的媚人的女仙 (Nympho) 身上，表出多少悲慘的象徵呀！此種故事在沒有變成神話之前，意義是非常簡單的：誘引這樣多的青年，勇士，壯夫去死的女神，不是別的就是純潔而疾馳的流水與其水晶似的迴光，細沙與隱約的波紋。

① 剛格指恒河。——譯者。

② 西伐係印度神名。——譯者。

③ 西蘭納和羅蘭萊係希臘神話中半女半鳥半魚的女怪名。——譯者。

流水的景色使一切人——即知識未開者也不例外——的生存都有一部分的理想。古爾西安斯 (Curtius) 在他廣博的著作中說希臘的民族，雖然已脫離了原始的「自然教」(Naturisme) 但尚視活潑的流水是能行爲，能工作，能感動，能以愛或憎參預鄰近人類種種大事的。如果活潑的泉水有時如歐羅丹斯 (Eurotas) ① 的肥沃利人，有時如斯底克斯 (Styx) 或萊爾內怪蛇 (hydre de Lerne) ② 的喪生害人。那末，有喜有怒的大江則更強大了，不論認牠爲聯盟者或敵人，牠總是任意毀壞城市，淹沒鄉野，阻止軍隊的過渡的。

所以古人視過江爲一件極大的事情，往往要行禱告犧牲求福等舉動。他們對江水說話如對上帝，或至少對「司命神」(Genie) 說話一樣；不過，他們若與

① 歐羅丹斯係古時斯巴達水名，今爲凡西里(Vaah)河——譯者。

② 斯底克斯爲希臘神話地獄中的水名，萊爾內怪蛇係水怪名——譯者。

別種神道聯合，對溺害人的凶惡的江水也能復仇。關於這點，薛西斯（Xerxes）以鞭撻之刑懲罰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峽的，確是當時一般觀念的表現；波濤奔騰的海峽在他眼中看來，只是底格里斯（Tigre）河與幼發拉的（Euphrates）河一類的水流罷了。

近代的文明人因生活複雜，隨時發生的印象隨時消滅，很難想到連續的水流，往昔對於人類有過那樣激動的力量，其時江水好像是自然中最活潑的生物，同時又是生活的支配者。卽在今日那些知識廣博，腦中包含有全宇宙觀念的人也仍深深感受這種不斷地工作的原動力的影響咧。譬如自然科學旅行家哈得孫（Hudson）想在他的想像中，擬出別的景緻來替代他腦中所印着的風景，畢竟達不到他的目的：他的想像中，到處現出巴他峨擊（Patagonie）滿生着荊棘的高原，向河水方面直落的斜坡，與在山岬轉角處隱沒於光明或黑暗中的尼格羅河（Rio Negro）的寬廣的河床。

風景愈簡單，其影響於人亦愈深，——因此人的精神中，好像只有想到此種風景的可能。密士失必（Misissipi）河，若就其河牀的長度，水流的合規，兩岸的一致以及兩旁遠遠地立着暗黑之城牆似的扁柏林（Cypreses）說的，確最能保持大河的特色，住在兩岸的人民，見到這樣寬廣的液體，以無可抵抗的力量，向下傾瀉，自然很難不以牠爲一切住居世界的中軸了。卽如截南美爲兩半的亞馬孫河，其河牀那樣長，河面那樣寬，水流又那樣有力，沿岸粗野的居民，怎能不有極深的印象呢？六千年前的埃及人也以他們的尼羅河流域作爲他們臆想中的世界：一條深長的裂縫，中軸是流水，兩邊是沙漠與山脈。

十七 航行的開始

在時常運動的水邊，在「能自走的路」旁，航行很早就被發現了：一株樹幹

浮過水面，這不足以引起在岸上玩耍的兒童的注意麼？捉魚鳥或森林動物有時利用此種自然的輸運器游行江上，又不足以喚醒人們的好奇心麼？若遇到江水驟漲，人們往往不由自主地隨着浮動的，由土質或錯綜之樹木構成的小島，旅行於流動的水上。需要之力即是野蠻人的教育者：「自然」贈他的，因恐怖而與草原或森林其他動物同棲其上的「大筏」，深深地印在他的腦中，待洪水降退，水波平靜的時候，他即能無危險地仿用起來。當一株被摩擦過的或一邊被蟲蝕的樹木，如堅固的小舟一般，平穩地浮過水面的時候，把牠拾來放在村邊，以便必要時，助以長棹，作為渡江之用，這是本能的需要令人如此。

兒童玩耍的經驗與青年人的勇氣告訴他們，人若攀着樹幹，再用腳，手，樹枝或別種東西打水，便能游泳；他們學到了此種工作，此後的搖槳術，以及把小舟變成生物似的活動的，而且能順從運用者意思的輸運器等知識，就從這裏生出。自樹幹由「自然」蝕空，至人以火或別種工具擴大空隙，過渡的時期一定很短，在

無數的水流沿岸，有無數的蠻族，實行着此種工作。

初民因有厚密的樹枝樹葉爲材料，終於學到用帆的方法，有帆卽能利用風力，使船的速度增高。尼日爾 (Niger) 河的樹皮舟，塔里木 (Tarim) 河的白楊樹幹舟，極北烏龍人 (Hurons) 與齊勃威人 (Ojibway) 所用的樺樹獨木舟，就其構造的材料看，可說是未開化人最完全的小艇。近代沒有什麼船舶比此種原始的小舟更輕便，更易於保存與修理，更有豐富的材料；印地安人或雜種的旅行家，在一切江河的沿岸，能找到造船所必需的東西；他們靠着這種便於攜帶的獨木舟，所以能無阻地經過加拿大一切區域與落磯山 (Rockenses) 的許多大湖。

所以，我們見到一切野蠻部落幾乎都認識航行的技術，是無足怪的，可怪的是有些蠻族住在河邊，而不敢下水冒險。例如希奇的波多古陀斯人卽游泳亦不敢嘗試，造船當然更不是他們所能知道的。痢勒諾哥 (Orénoque) 河與亞馬孫 河佈滿一種以鋒利之細齒咬人的小魚 (Pirangas)，的確是兩岸居民不認識

航術的原因；但有些土人不敢在無危險的水中游泳或航行，又當怎麼解釋呢？這是很明顯的，此地一定有某種宗教的迷信，不顧環境的改變，依然殘存於人們的精神中，歷長期的時間而不稍改；他們從前生存於太危險而被禁忌的河邊，把此種禁忌定為不可或違的法則，即使他們從這河到那河地繼續遷徙，而此種禁忌卻仍與遷徙同存不滅。

因此，我們可以說地球諸江河中航行的漸次發現不是從一地開始，而是同時實行於千百處不同的區域的。

這種奇妙的發明，把「自然」的運動供人使用，使無限小的個人能力增加十倍，百倍……終至如無限大的神力一樣，不知引起了幾多進步呀！

然而，最初立在浮動與顛擺之樹幹上的航行者一定是衆人的笑柄；那些聰明而謹慎的人們一定立在岸上開心地譏笑這些冒險者，這些瘋子離開堅固的凡俗的，印有祖宗足跡的陸地，冒着死的危險，向飄搖無定的水上尋覓快樂！

沿河的居民因航術而成爲「無限」的主人，——至少在一個方向是如此，——有時大大地利用他們的新獲得，亞馬孫河上游，玻利非亞（Bolivia），各支流的沿岸，生活着許多部落——摩座人（Mojos），他們對於附近的森林雖不敢越一箭或犬聲到達之地一步，可是對於江河與其支流卻認識數千公里；這些「野蠻人」訪問許多性質與他們不同的區域；他們知道與別的民族親善，他們卻處於各種不同的文明中也能自適自如。這些搖槳者即遇着急流與瀑布，精神中也沒有些微的戰慄；他們於適當時候，把槳向適當地點一擊，便能滑過岩石，避免漩渦，而達於瀑布之下的「靜淵」（Remanso）；若急流之勢太大，他們即利用岩間的龜裂；沿岸的葛籐，水濱的斜坡或沙灘，把船從上流滑到下流。再下，若到激盪如海一般的大河時，他們即設法避在阻止風浪的「水草原」（Canarana）間，以免暴風的襲擊；他們又知道把小舟繫在浸於水流中的樹幹上，以抗逆風的阻礙，如此，他們能以時常平衡的動作，繼續使小舟循着航路進行。

經過一月復一月的長期的溯江逆航，他們也能利用與水流方向相反的「定風」(Vent alise) 或洪水汎濫時，所形成的並行的支流。在這樣的旅行中，船戶們不但有體力與技能的進步，而且學得各地方的工業，曉得說各種不同的方言，能够把一切性質不同的新知識，新事實，帶給他們的家族。但他們對於各江河間要以步行的面積，卻毫不認識；白人地理學者知道亞馬孫河廣大無邊的地帶中，有「草野」(Savanes)——無森林植物生長的草原——的存在，完全由他們自己的探險或其他民族的口中得來。

十八 江河的功績

江河一面是航行的誘導者，一面又是沿岸居民幾乎不要用心地學得農業

● 定風爲熱帶方向有定之風，普通向西方吹。——譯者。

知識的最重要的自然媒介；有些江河的流域於兩邊乾瘠的荒野中形成一條肥沃的綠帶；由侵蝕與沈澱作用，由不斷地改變沖積層的結果，水流把肥沃的土壤——陶土、硅土，有機物的渣滓，——以及於新土壤中極易生長而土人爲好奇心所驅又極高興研究的植物種子或根芽，漸漸地沈積於河的兩岸。假如此種植物對他們是有利的，能予他們與他們所馴養的動物以食料的，那末，每一新的洪水即給他們以模仿「自然」的機會。這種工作曾實行於地球的幾千百地點，嗣後，人類在遠於河岸或森林的空地上，也漸漸地學到種植的方法。今日在美洲各大河的水邊尚能見到這樣極初步的農業重復地實行着。

所以，我們有什麼東西不是靠着流動的江河呢？江河把我們從原始的惰性中喚醒，引導我們活動，使我們成爲進步的人類，教我們以千百種不同的工業，令我們與各民族接觸，最後還給我們以必需的麵包。在我們有意或無意地記憶着的無數歷史的事件中，我們無處不與江河結着不解之緣；我們知道牠們的流域

是各民族進行的道路，我們又知道各民族的生活是發展於牠們的沿岸的。如果沒有黃河，揚子江，印度（Sindh）河，恆河（Ganga），幼發拉的河，尼羅河，尼日爾河與塞內加耳（Sénegal）河等大水流，我們所從出的各大文明，也許不會發生呢。

在長期的時代過程中，環境要素的最初作用，隨當時人類的心理而轉變。在原始的時期，大河分離人類，充滿流動體的廣大的溝渠為各民族的障礙，同時亦是各動物的界限。此種障礙，在河邊原始的居民看來，是無可超越的，但到今日已成為文明人的運輸大工具；物品，人，思想都藉牠而流通。人們一步一步由船戶而旅行者，而商人，最後成為自由地往來於諸民族間，經營一切職業的複雜的人，例如散滿西非，即在尼日爾河之外也能遇到的南河（Rivières du Sud）^①的提奧拉人（Diola）就是如此，他們最初是在海岸低窪的水流（Marigot）中學習職業的。

（一）前法領西非洲，今改為法領幾內亞（Guinée française）——譯者。

十九 海

人與海的關係也有同樣的歷史現象。從高原，山嶽，森林或江河各處來的部落，一到海濱，或極端的地涯——「地之盡頭」(Fin des terres 或 Finistère 或 Landend)——見到茫茫無際，狂濤怒瀾的汪洋，怎麼不恐懼，怎麼不止步呢！以後要載傲慢的大船，自這一大陸旅行到那一大陸的海洋，最初是陸地居民的界限與恐怖の領域。

並且海濱的有些部分往往爲當地居民的真正牢獄；有很多沿海的區域，因散着沙邱，沼澤或岩石的阻礙，與陸地完全隔離。人們於此既不易與後方的陸地發生關係，沒法，只好閉居於狹隘的區域中。凡岱(Vendée)的「沼澤人」就這

● 凡岱(Vendée)爲法國近大西洋的州名——譯者。

樣經過了很長的時期。

另一方面，有些真正海濱的居民，既有寬廣的土地，充分的財富作為他們日常必需的資料，即能完全適應於他們的環境，營其獨立社會的生活。再則，那些因沼地乾燥，或江河有合規的水流而能與大陸內部自由交通的沿海居民，不但享有他們與陸地發生關係時所產生的好處，而且漸次獲得海洋給予他們的利益。還有許多海面，波平浪靜，好像歡迎人們去作航行的嘗試似的。有些江水延長為河口，河口擴大為海灣，航行有時由水手追逐獵物時的意思，自動地在沿海之處，向同一方向前進，有時不由自主地隨洶湧的風浪而轉移。自江河而海洋的航行就是這樣成功的：鹹水的經驗是由淡水來的。蔽風的小海灣，與有小島及連續的暗礁遮住大海怒濤的水道，使沿海的居民航行海上，如航行江河一樣的容易。同類的小舟也必被他們構造起來。

自江河而沿海而海洋，這就是航行累進的步驟。有時水手被風浪所激，向大

海飄去，有時他自願地向寬廣處行駛，以避衝撞沙洲或岩壁的危險。他從此知道大海雖然有其無底的深淵，但比滿佈着淺灘、岩石、暗礁等的海岸，少有危險，於是他就安心地浮航於廣大無邊的洪濤之上。

海洋還有一種特殊的，從更替之潮汛中生出的引力，每日總有兩次招請沿岸的居民去走暫時被潮水拋棄的海牀：他們總喜歡跟着潮水前進，待波濤重起，再來激岸的時候，他們又喜歡在牠前面逃避。他們從此認識海水，猜想牠所淹沒的深淵，研究牠對於動植物的作用。沿海居民通常殆全以魚類或生於水蕩、暗礁、與海底沙泥間的別種「海產」(fruits de mer)為食物。他們對海的感情較深於對大陸，他們一旦採行捕魚或航海的生活方式以後，即在海島或「非奧爾」(Fjord) ①上漸漸地特殊化起來。

① 「非奧爾」係挪威深狹的海灣——譯者。

酷烈地追尋海的獵物與青年的冒險精神，一定引誘海岸的居民越過潮水所到的地帶。少年怎能不作興奮的與波濤爭鬪的遊戲呢？他們見到遠遠的波濤如長的皺紋一樣，漸漸向上澎漲，漸漸趨近海岸；泡沫忽而聳立如山峯，忽而屈伏如獅鬣，奔逐傾坍，轟聲如雷，每一浪頭，皆增加潮勢斜擊遠岸不斷鳴嘯的威勢。這種騷動，這種混亂，正予這個醉於自己精力的青年以新的刺激：他投入沸騰的水中與浪濤爭鬪，波濤浮舉他，傾跌他，拖他於磧礫之上，但他乘着突然退潮的機會，又重浮於崩潰的水帶之外；他就這樣如海神一般與輾轉於高海的洪濤遊戲，因有這些機巧的身體運動，人們從幼年的時候，即與強烈的大海接觸，終於達到了如兩棲動物一樣的活動於海上。旅行家對我們所述的加羅林人 (Carolins) 與其他生活於「熱帶海」溫水中的島民好像是很神奇的。游泳者棲息於波濤中歷幾小時，甚至幾整天，如在自然的環境中生活一樣，毫沒有意外的問題。

二十 海上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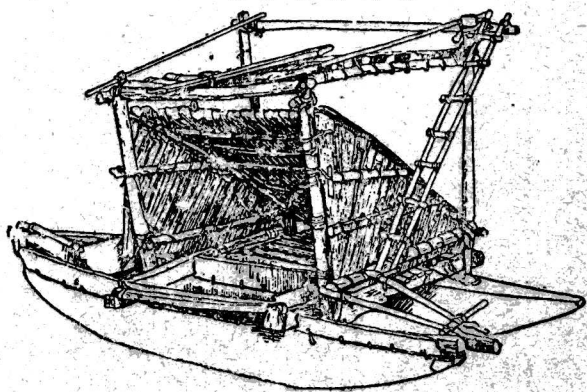
各民族間所造的水上機械的形式，非常繁多，最簡單的，與其認牠爲真正的船，無寧說牠是游泳的附屬品。非洲海岸，喀麥隆（Kameroun）與格朋（Gabon）間的「大排當格人」（Grands Batangas）——即旁都民族（peuple Bantou）所用的小舟，可以於上陸時，挾在腋下，正當得起「木馬」的別號。排當格人如騎馬似的跨在此種舟上，以兩足擊水，保持平衡，指揮船身。歐洲人很驚愕地見到這些騎士，坐在奇異的乘物上，如昆蟲一般，滑過那些即最有經驗的水手也不敢無懼地冒險行駛的洶湧與可怕的狂濤怒瀾間。

在風浪威勢同樣強烈的海中，如科羅曼德耳（Coromandel）海岸，沿岸居民，只用一種波濤能自由掠過，搖櫓者時時有被漂沒危險的木筏，作爲航海的工

具。同樣，在巴西海岸巴義亞（Bahia）與不爾能不各（Pernambouco）間，離陸地很遠的洋面上，人們往往能遇到一隻獨帆輕木，名爲「約格達」（jangoda）的小舟，被漩渦的海水擺動着；出沒於浪花之下的水手通常必須與其水瓶及重的石錨一起，縛於他的浮槎上。

美洲海岸屬於基叔阿（Quichua）蠻族的居民，就跨在這一類的小舟上，至少早西班牙人二世紀，發現了加拉巴哥（Palapagos）羣島，他們甚或到過距離四千公里的柏克（Paques）島；據有些

船 的 大 海 的 航 行



著作家說，他們遺留在這裏的，今日已被搬至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許多希奇的雕塑品就是他們到過此島的最好證據。別處，那些善於沿海航行且能溯江直達大陸中心的斯干提納夫人也曾越過大西洋而及於格陵蘭。至於那些從海上遷徙，分佈於日本羣島與非洲東海岸中間，佔着廣大面積的馬來人（Malays）更不必說了。最後，地中海有許多區域好像是專造航海民族的場所；達爾馬提亞（Dalmatie）沿岸，與愛琴（Ege）海中，航海的學徒可一島一島地挨次旅行，停泊處是預先指定的；這裏航海術的發展好像受許多磁石同時吸起一般。

但一切海並不都是溫良的，一切風並不都是順利的，很少海面如墨西哥之「太平洋」似的真的當得起最初西班牙水手名之爲「婦人海」（Golfo de las Damas）的美號，因爲據他們說，此地只要一個婦人的手，就足以指揮船舶。大洋中有些部分處於疾風，颶風，或旋風所過的地方，波瀾洶湧，狂濤怒號，一切船舶

至此，似乎都要即刻沉沒；然而活動不已的海對人所施的引力既那樣強烈，土地確與附近多魚的蠻族，受饑餓的逼迫又那樣厲害，所以一般水手即在如此危險的海面，也只好不顧生死，坐在巧妙地以薄板構成的小艇上，與水拚個勝負。

一二十一 海濱居民

在大陸的周邊，及各島嶼和各羣島上，很少地方的名稱不含有沉沒，不幸與悲慘的意味。「死人灣」(Baie des trépassés) 一名，對布勒塔尼海岸的居民，並不只是一種地理的名詞。他們口中發出這個地名的時候，就立刻想到一大批過去的慘劇以及海不斷地吞噬人命的可怕的故事：他們見到桅斷帆裂的破船，被風浪無可抵抗的力量推到海岸來；他們聽到船身撞灘，鐵錨與鏈索拖在積礫上的響聲；在暴風雨的黑夜，失望者與垂死者的呻吟與呼喊，——這也許是鬼的哭

聲吧！——遠遠地好像從浪潮的吼號間，清晰地傳到他們的耳鼓。

海洋在已開化的沿岸居民與近代船舶水手的精神中，既有那樣深刻的作用，那末，遠離大陸的島民，如喜布黎得斯（Hebrides），俄爾哥內（Orkney），設得蘭（Shetlands）或發俄爾（Faroes）諸羣島的人們，住在幾乎沒有樹木，上面只蓋着少數亂草的岩石上，沿岸矗立着由波浪蝕成的絕壁，與怒號之深海，多險之淺灘發生關係的，僅有四面幾乎直立的，只藉繩索纔能下降的狹谷，其受海的影響當然更大了。

江河對於人類的的生活固然有很大的作用，但一條密十失必河，一條亞馬孫河——萊因河埃斯哥河等更不必說——與一望無垠的大洋比較起來，又是多麼的渺小呀！海的可愛或可怕，溫良或暴烈固然由海岸周圍的形狀，緯度，風或潮流等來決定，但牠的表現總是活的，動的，熱烈的，興奮的，同時好像賦有集合與複雜的意志似的，就牠的全部看，是如此，就牠的每一次波浪，每一破浪的大岩，或每

一泡沫的飛團看，也是如此。

我們的一切傳說，一切文學，從荷馬（*H mère*）的奧地賽（*Odyssee*）讚美「千種聲音」的大洋之強烈與可怖的生活以來，幾乎沒有一種不對我們說到大海，但一般航海者對於牠的偉大卻另有一種感覺呢！他們不但嘗着海的美的快感，而且藉牠而生活；海是他們的生產者，他們的好友，但同時也是他們的殺害者；他們愛牠，敬牠，但一見滾滾的波濤，他們即昏眩了，迷惑了，而且恐懼了，他們注視着水面的時候，多少次自言自語地說，他們將來總有一日，會睡在海藻或沙礫之下呀！不斷的印象給生存以重大的影響：水手總把此種印象，如他們冒過無數死的危險的回想一樣，保持在他們溫柔的眼睛裏。

環境的不同，陸地內部與近海區域的不同決定了陸地人與海邊人的差別。從這一環境到那一環境，一切都改變了，不但四周的「自然」有變化，即「自然」

之內的個人也連帶地變化了。要想把固定的陸地與受着波浪衝擊而動搖的海邊的兩種居民，所常感覺與傳佈的那些極不相同的印象與極其矛盾的思想，熔冶一爐，使精神中有最高的統一概念，只有很進步的種族纔能做到。現在聯合在世界總體中的兩種人類，在原始的時期，到處有兩者顯然分立的表示。『歷史與海是相連的，海愈大則歷史的範圍亦愈廣。』〔拉察爾（Ratzel）語〕●當一切海灣匯合於廣大無邊的大洋時，人類的歷史也就只有一個了。

大家都知道有些住在島嶼或半島上的慍悍的海民想把魚類，貝殼類甚或珊瑚，琥珀，珍珠等採取權，佔爲己有，使自己能以這些寶貴的物品去與遠國交易。古代的腓尼基人與迦太基人（Carthaginois），中古的維金人（Viking）與新近的柏爾柏來斯人（Barbareques），馬來與中國的海盜（Coursaire），就是海

（一）拉察爾所說的「海」字有「航海」的意義——譯者。

民與陸地人爲敵的實例。他們經商或做海盜皆隨情勢而轉移；有時，在這裏，他們完全依照衆人利益所繫而爲大衆所默認的國際公法的條例，與人交易貨物；有時，在別處，他們即成爲衆人的仇敵或降爲奴隸以求糊口；他們有時是劫掠，殺戮與征服的破壞者，有時以運輸貨物，散佈新思想，甚至與異種結婚，產生最能適應改變與進步的新家庭，而爲文明的傳播者。

二十一 環境的差異

真的，環境的每個要素，如寒冷或炎熱，平野或山嶽，草原或森林，江河或海洋，對於某一時代與某一蠻族所施的特殊作用，我們必須一一加以詳細的研究，但要把每一環境的特徵視爲完全獨立與一切別的作用無關，而研究其固有的影響，那是徒然作純粹抽象的努力了。此種影響即使絕對優勢地表現於人類社會

的物質與精神的命運中，牠也與許多別的，在效果上是並行的或相反的刺激力，互相混合的。「動的環境」(Milieu agissant) 總是非常複雜而且不斷地變化的；人類就由千百種彼此直接或間接並行或相反地相加相乘，而我們不能預知其結果的綜合力量，任意左右。

例如島民的生活不但由圍繞他的廣大無邊的波浪所決定；我們尤須注意他的生存所隸屬的緯度，每年光照他的太陽的運行，溫度的高低，風的方向與節奏，以及人們所不大知道而實際卻很有勢力的磁流與其所呈的向背，傾斜，強弱的一切現象；另外，我們還應該把所研究的社會團體的周圍——如岩石的結構，土地的性質與顏色，動植物的狀態與種類，四周的各種風景，總一句說，一切能刺激感覺器官的外界「自然」——用心地加以精密的考察。至於這個社會團體因與其他民族來往而生的物質的，智慧的和精神的種種複雜的影響，我們這裏還未曾說及呢。總之，我們的每一個人都是他所見，所聞，所生活，所能以感覺吸收

的一切東西的撮要。

二一三 人對人亦是一個環境

再則，存在於人類以前的原始環境，在人類所隸屬的一切影響的總和上，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罷了。從社會對於個人，人類全部對於每一民族所施的作用，漸次重要起來的時候，這一小部分就勢必更形微小。裸體或穿衣，曠野搭幕或各種原始的住居，使人類受着不良氣候的支配；近代的房屋可以說已經不怕寒熱風雨的侵犯了。往昔，食物的種類是地方的，隸屬於一定的水土之下的，今日已由全球供給每一地方的需求，食物的不同，從此漸漸趨於消滅：所謂「文明」即是一種不斷地變化的狀態，在此種狀態中，多數新的獲得漸漸淹沒那些多少有點持久性的殘存勢力。

除了以外界現象爲特徵的「空間環境」(Milieu-espace)之外，還有變化無窮反響無盡的「時間環境」(Milieu-temps)。倘若歷史開始只是「地理」，如米雪雷(Michelot)所說的一樣，那末，地理也因人與人繼續不斷的反應作用，漸漸成爲「歷史」。每一個人以他使人驚異的行爲，維新的知識，與反對傳統觀念的思想，成爲創造的英雄或被害的殉道者；但不論有幸或不幸，只要他幹，世界必因他而改變。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改變總含有進步，退步或兩者混和的狀態的更替，每一更替都以種種形式助成鑄造與改造人種的工作。

至於連續地使社會受影響並且不斷地革新社會的各種力量，我們又當如何列舉呢？民族的遷徙與混合，商業的往來，政治的革命，家庭，財產，宗教與道德等的改造，知識的增加或減少，一切能改變環境，同時能使浸沐於新環境中的人類受到刺激的事實，不知有多少咧。然而一切都是不消失的，舊的原因，雖然影響力不若新的大，但也能次要地行使其作用，探討者可於現代各運動的潮流中找出

牠們的潛勢力來。從此，我們可以很合理地說：『死者支配着生者。』加弗爾人 (Gafre) 的諺語：『每一事實是另一事實的兒子，我們絕對不應忘卻牠的譜系，』白人也能從其中得到很多的教訓。

一二十四 靜的與動的環境

所以，環境分成無數的要素；有些是囿於外界「自然」的，這就是名副其實的所謂「環境」；一另有些則從繁複錯綜相加相乘以至於無止境的社會活動的進展中孕育出來。「靜的環境」(milieu statique) 加上「動的環境」(milieu dynamique) 即成爲各種影響的總和，在此種總和中要判別特殊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地理，歷史，民族，世紀，一切都不可分解地互相混和着。此處是嚴酷的寒冷，致令一地人口減少，人種絕滅，或鼓勵居民適應新的環境，因此助成進步；別處是江

河爲文明主要的原動力；再別處是突然與其他文化不同的民族接觸，而生前進或敗亡的結果。

各民族的種種新的適應雖然往往與鬪爭並行，但人與人的戰爭並不是文化的原因。不錯，筋肉之力，往往隨在意志之力的後面，可是前者不能替代後者。在通常的說話間，人總時時使用「勝利」與「失敗」兩個名辭，但真正的進步是與二者並存的；真正的進步有時是在維持各種互相衝突的勢力的平衡，或更澈底的說，是在聯合各種不同的或矛盾的力量，使其成爲一種比較高級的綜合，最後，是在導引數目日日增加的有志於永久事業的社會分子，向前努力。

所以，一般學者想把影響於一民族發展的各要素列爲確定的分類，那是枉然的。要考察一個孤獨個人的生活，已感困難，而其所得的結果也僅有「人爲的」價值，何況是千變萬化的社會呢！無疑的，個人應該設法「認識自己」，但要想認識自己，同時必須認識製造他的外界勢力，研究他祖先的歷史，詳細地探討他人

種先前的環境，推測他在潛意識狀態中所受的影響，回憶那些使他如赫邱利（Heracles）一樣，在兩條，或好點說，在千百條生活的道路中，決定一條的說話或行爲。至於廣大的羣體，他們的名字，主人，境界，領地，在時間的過程中，既然是隨時變化，他們祖先的起源又絕對的不確定，那末，我們要考究他們，困難自然是更大了。

有些歷史家，——即以觀察銳敏著名的著作家如戴納（Taine）一流人也一樣，——普通總單敘述最近的環境與時代，以解釋各人物的事蹟與性格，此種方法若作爲探討一般的，平庸的觀念，似有幾分可用，但用於研究特異的天才，換言之，用於考察那些不被凡庸環境所決定，而與四周情況反抗的人物的歷史，便很危險了。關於環境相承的歷史諸問題既然那樣難於解決，故一般著作家在敘明直接與顯明的影響之後，通常總把其他一切特質歸到假設的「人種」身上。但人種的本身又是什麼呢？牠的一切特徵，如身材，形態，腦量的大小，機官的相

稱等，到底如何形成的呢？這不是人類始祖出現以來在過去一切時期中經過種種變化的環境的產物麼？人種的完成如個人一樣，不過，決定牠的要素遺失於時間的黑暗中罷了。

所以，人類在世紀連續中的歷史，無論就牠的全部與部分說，只能以環境與「種種複雜的利害」相加去解釋。任何一種特徵——即非常顯明的，——都不能有不變的結果；故一切的結論都是「相對的」，我們也只能以『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的態度去了解牠們。例如向平原傾注冰河的山嶽，往昔，是無人敢攀登其可怕的斜坡的，此後，因有開在山峯之下，僅有積雪之山嶺為阻礙的大路，與滿載逸情與睡眠的乘客經過山下隧道的火車，已再不能阻止各民族移動了。例如大洋沿岸的「地端」如薩格爾（Sagres）海岬，已成為發現未知的大陸的起點。即平原的表面，也因佈着樹木，長着亂草，或種着農產物，開着交錯的道路，或住着繁密的人家，而形成種種不同的世界。

有些自然的形狀，表面雖無若何變化，但
因有能改變一切事物之相對價值的一般歷
史的結果，對於人羣仍施其特殊的作用。譬如
希臘地理的形態三千年來是沒有變更的；但
同樣的地形，同樣的山川，當文明的潮流從地
中海東岸向希臘推動，與稍後，歷史的重心向
羅馬轉移的時候，其所含的意味卻多麼不同！
這種不同正如山坡上拂曉時所照的光明與
薄暮時所罩的暗影全然不同一樣。在都市，商
埠與煤礦附近，生活的外觀不是有昏滯而無
生氣的表现麼？各民族的發展，往往連帶及於
環境的變化：時間總是不斷地改變空間的。

